

臨川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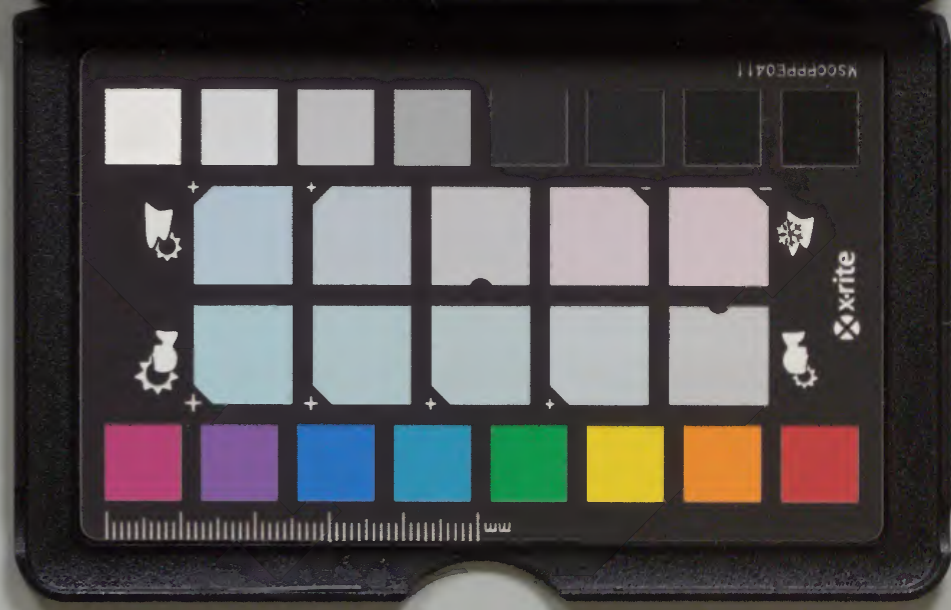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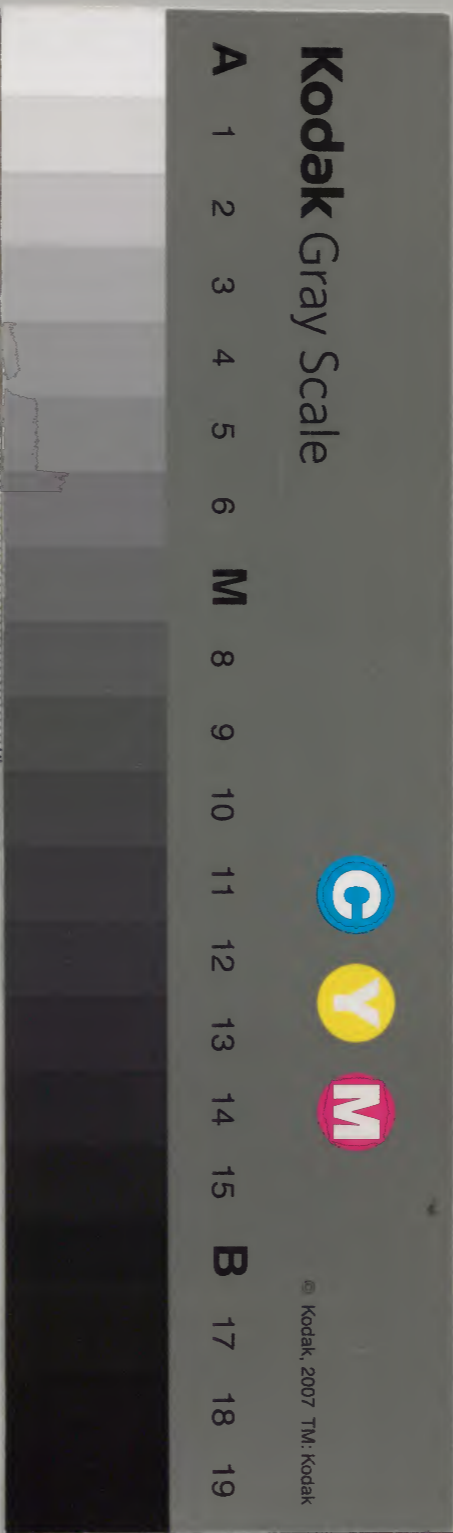
六十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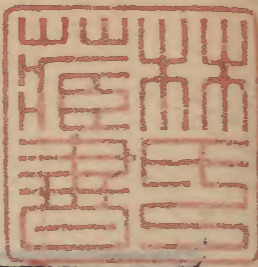
表  
論  
議

				漢書門類
			一一七三一號	
			一一三	
			一四架	
			一二册	

內閣文庫			
三一五函	一一七		漢書類
一六架	一一三		
	一二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731	
冊數	12 ( 8 )		
函號	315	77	





新刊臨川王荆公先生文集卷之六十

表

兩府待罪表

請皇帝御正殿復常膳表二道

乞罷政事表一十三道

手詔令視事表

添差男旁勾當江寧府糧料院謝表

詔以所居園屋為僧寺及賜寺額謝表

依所乞私田充蔣山太平興國寺常住謝表

辭免司空表二道 乞致仕表

兩府待罪表



淺草文庫

臣某等伏覩內降德音以陝西河東兩路外勤師旅內耗  
黎元引咎推恩者罪已以興方懋日新之德經邦弗效敢  
辭天討之刑中謝臣等昔以凡材過叨重任內不能定國  
家之論以協士民外不能成疆場之謀以緩夷狄用開邊  
隙亟使人勞至深側於聖懷實大愆於榮祿瘵官若此即  
罪爲宜唯竝寘於嚴科乃大符於公論臣等無任

請 皇帝御正殿復常膳表二道

臣等言奉 聖旨以祈雨未應避正殿減常膳者陽春生  
物偶霑澤之稍愆睿意恤民遽側身而自抑德已修於銷  
寢數或係於非常當復彝儀用安群下紳恭惟 皇帝陛  
下天仁博施神智曲成躬忘旰食之勞坐講日新之政四

時協序萬物致和適當化養之辰宜得涵濡之澤少違常  
候深軫清衷退師氏之正朝約大官之盛饌仰窺謙德志  
在閔民然而遐虜來朝當即法官之位誕辰入慶合陳燕  
俎之珍事有所先禮難偏廢伏願仰回淵聽俯徇輿情夙  
御九筵之居並羞十閣之具上以全於國體下以副於臣  
誠臣無任

二

臣某等言近上表請 御正殿復常膳蒙降批荅不允者  
時澤偶愆屢勤齋禱 聖衷愈勵曲盡焦勞將損已以召  
休因退次而貶食列陳剡奏尚闕嗣音在臣列之靡違伏  
帝閣而再扣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體居離正德稟乾剛

期採俗以致康嘗納隍而興念七載于此繼獲豐穰一春  
而來或罹愆亢皇慈深軫群祀徧修恐徃犴車則親慮其  
囚懼黼黻美則躬變其服仍損內饗之宰兼虛正宁之朝  
然而禮責從宜事難泥古而况甫臨誕節矣幸慶儀有列  
辟拜萬年之觴有殊俗脩兩朝之好苟虧彝制難副群情  
少屈淵衷特從誠懇天臨廣廈日御常玕親事法宮廓宣  
於政治惟辟玉食昭示於等威仰以慰兩宮之慈俯以安  
群下之望臣等無任

乞罷政事表三道

臣某言竊以使陪國論惟亮天工必用強明乃能協  
濟豈容昏瞶可以叨居進冒愍明聲陳危惴中謝伏

念臣逮侍 皇帝列官外朝晚以喪歸因爲病廢伏遇  
皇帝陛下召還辭禁擢豫經筵收於衆惡之中取以萬機  
之事搆謔誣而並至輒賜辨明推孤拙以直前每蒙開納  
陛下所以遇臣者可謂厚矣臣之所以報國者終於缺然  
豈理勢之獨難抑才能之素薄方懼過尤之積乃罹疾  
之加比欲外乞州藩冀以就營醫藥重念采薪之弗給尚  
何守土之敢謀輒緣不能者止之言庶免貪以敗官之悔  
伏望 皇帝陛下曲垂仁惻俯記愚忠賜以分司一官許  
於江寧居止則天地之德實有施於餘年犬馬之勤冀或  
輸於異日臣無任

臣某言近具表乞罷政事分司伏奉 手詔封還不允所  
乞者私懷懇至已具布聞 聖訓丁寧未蒙開納取冒崇  
高之聽再輸烟幅之情中謝臣聞任賢之方要其有用陳  
力之義止於不能苟弗集於事功且重惟於疾疾豈容叨  
據以累明揚伏念臣猥以孤生親逢盛世昧於量已志欲  
補於休明失在信書事浸成於迂闊每煩衆論上恩聖聰  
久知素願之難諧繼以積病而自困辭而去位度逃竊食  
之誅勉以就工重荷包荒之德雖貪順命終懼妨功伏望  
皇帝陛下閱度并容大明俯燭特垂矜允俾遂退藏如此  
則孤進之身獲全生於末路具瞻之地得改命於時材臣  
無任

三

臣某言近再具表乞罷政事伏奉批荅不允者封奏  
上昭未能感徹訓辭下逮更誤褒嘉中謝臣聞恕以  
及物者君之仁量而受事者臣之義蓋世之道有升  
而有降故士之行或肆而或拘遭聖治之尚容冀私  
誠之獲遂伏念臣自蒙任使已歷歲時雖或售於小  
忠曾莫裨於大政迨茲搜疾乃始告勞姑以免邦憲  
之詰誅何足汗上恩之獎勵使人狎至詔指屢頒祇  
荷顧憐重懷感悸非不願粗施其撲學庶幾以仰副  
於鴻私顧惟剛德之浸亨方奮睿謀而獨斷辨忠賢  
之可任既示弗疑察姦罔之為朋將知所畏人宜盡

方朝豈之材寧容昏憊之餘尚冒寵靈之厚伏望 皇帝陛下  
離明俯燭解澤勿施矜綿力之既愆監近司之或曠俯從控懇實  
允詢謀雖已事之無稱難言報國冀餘生之未泯尚獲捐軀臣無任

乞出表二道

臣某言竊以丞相之職天子是毗方當圖政之憂勤難以  
養河而昧冒輒輸情素仰丐恩憐中謝臣叨被鴻私誤尸  
榮祿堯仁天覆幸荒穢之兼包湯聖日躋顧卑凡而自絕  
尚惟許國姑誓忘軀豈意眩昏甫新年而加劇更知駑蹇難  
重任之久堪伏惟 皇帝陛下明燭隱微惠綏爵拙閱其積疚  
愆還上宰之印章賜以餘年歸展先臣之丘龍生當擊壤以詠  
矜容之德死當結草以酬含育之恩臣無任

二

臣某言今月十一日輒輸情素仰丐恩憐實以抱疚之深  
難於竊位之久過蒙敦獎未賜矜從事有迫於懇誠理必  
祈於哀惻中謝臣信書自守與俗多違審容膝之易安因  
忘擇地知戴盆之難望遂廢占天豈圖憂患之餘更值清  
明之始寒之之日長而暴之之日短植之之人寡而拔之  
之人多尚誤聖知驟妨賢路摩頂放踵雖願效於微勞以  
蚊負山顧難勝於重任矧復瞽昏而曠事若猶冒昧以尸  
官是乃明憲之所不容豈特煩言之為可畏伏惟 皇帝  
陛下天地覆載日月照臨賜以曲成容其少悞區匕旅力  
或未憝於餘年斷斷小能冀尚施於異日臣無任

乞退表四

臣忠於爲國故進而能致其身君恕以及人故病則閔勞以事此今昔共由之通義實上下相與之至情敢觸冒昧之誅冀蒙哀矜之聽中謝臣受材鄙劣遭運休明陳愚或會於聖心承之遂尸於宰事謀謨淺拙謾不見其有成操行陵夷又或幾於無耻久宜辭位尚苟令其恩豈圖養拙以乖方重以瘖昏而廢務粗嘗陳列未獲矜從龜勉以來浸淫遂劇大懼典司之曠上煩程督之嚴伏惟陛下詢事考言循名責實或輟夜分之寐常臨日昃之朝萬方黎獻之多略皆祗辟三事大夫之守豈可瘞官仰冀高明俯昭困幅念其服勞之久愍其櫻瘵之深及未干鈇鉞之時令

遂解機衡之任豈特少安於私義茲惟畢協於師虞臣無任

二

臣昨具表乞解機政伏奉手詔未賜俞允者明主訓辭之寵宜即奉承匹夫志守之愚敢覬矜允中謝竊以品制百爲揔裁萬務任然蓋難於持久服勞安可以獨資所以中外迭居是爲祖宗故事況於疲曳加以瘖昏若由昧冒而無慙其必顛隳而不救臣過叨睿獎備進近司當循名責實之時故任然特多於前輩兼蠲令改制之事故服勞尤在於一身雖蒙全度之恩僅免譴訶之域其於多故實以難支矧疾疢之交攻且事爲之浸廢伏望陛下昭其

新法城集卷之六 表 十一卷 五  
困幅假以優游使得休養於衰疲以示保全於孤拙臣無任

三

臣某言近具表乞解機務伏奉 手詔未賜俞允者聖恩所及有隆天重地之施私義未安有深淵薄冰之懼中謝竊惟成湯高宗之世有若伊尹傳說之臣其道則格于帝而無疑其政則加乎民而有變石惟待久相亦有終迄乎中世之陵夷非復占人之鬻鬻忠或不足以取信而事上至於自明義或不足以勝姦而人人與之為敵以此乘權而久處孰能持保以少安此臣之慮危於居寵之時而昧死有均勞之乞況於抱病浸以瘵官伏惟 陛下道與日

躋德侔乾覆哀一夫之失所樂萬物之皆昌矧夫眷遇之優既已勤劬之久宜蒙善貸使獲曲全賜其疲賤之身假以安閑之地則庶事無用猶可具於勞薪棄席未忘或再施於華幄臣無任

四

臣某言欲奉 聖旨今臣入見赴中書供職者螻蟻微誠屢闕省覽天地大德未賜矜從中謝臣聞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其縱之為貴其拘之為賤也故尚勢利而忘善惡貴故尊行義而矜蕪恥士知尊行義而矜蕪恥宗廟社稷之安而天下之治也伏惟陛下言必捨堯舜動必憲文武故視遇天下之士欲其貴



不欲其賤欲其<sub>時</sub>不欲其拘臣以羈孤旁無攸助一言寤  
意特見甄收適<sub>滿</sub>迫欲治之盛時實預扶衰之大義事或乘  
於衆口而陛下力賜辨明言有逆於聖心而陛下常  
垂聽納此臣所以履艱虞而不忌服勤苦而不辭雖百度  
捨攘未就平成之叙然四年黽勉非無夙夜之勞今特以  
心氣之衰疲目力之昏耗哀祈外補冀幸小休而乾剛確  
然莫可回奪則定親值周家之忠享獨為秦士之賤拘事  
與願違能無竊歎理當情恕豈免上煩寶望 聖慈俯照  
愚款外錫優閑之地少安疾疢之身須其有瘳乃責外效  
臣生當捐軀以報德死當結草以酬恩

乞宮觀表四道

臣某言疏榮特異敢忘圖報之忠陳力弗能當布可辭之  
義中謝伏念臣晚陪興運久汗近司驚患弗逮於清光衰  
疾更成於瘵曠荷免大訶之責乃叨異數之加授以戎旃  
班之宰席松楸舊國實使鎮臨浦柳殘年足為榮耀顧在  
宣化承流之地方當循名責實之時疲曳誰支顛隳可畏  
仰祈睿眷俯徇愚衷并解將相之官外除宮觀之任託依  
田里瞻守丘墳僅憑休養之私終獲夷瘳之福敢忘策勵  
復誓糜捐臣無任

二

臣某言近具表乞以本官外除一宮觀差遣伏蒙 聖慈  
特降中使賜臣詔書不允者天地至恩實知難報螻蟻微

息尚竊有懷輒冒隆威更輸危懼伏念臣遭逢異甚稱効  
蔑如苟旅力之可陳豈餘生之足惜顧以憂傷而至弊重  
為疾之所櫻偷假便州必召曠厥之責過尸厚祿更懷  
叨昧之慙伏望 陛下本末燭知始終護念俯徇籲天之  
懇俾無累國之尤尚冀寧瘳悉茲糜殖臣無任

三

臣某言輅傳俯臨璽書狎至仰荷眷存之厚第懷感悸之  
深任有不勝勉非所及輒輸危懇再冒天威伏念臣久誤  
至恩難圖報稱過尸榮祿易取災危力備矣而弗支氣喘  
焉而將蹶窮閭掃軌斯為待盡之時莫府建旌豈曰養病  
之地所懼曠厥之責敢辭通慢之誅伏望 陛下照以末

光遂其微請使柳陸之鳥無眩視之患濠梁之魚有從容  
之樂庶蒙慶復更誓糜捐臣無任

四

臣某言筋骸衰茶僅有餘生川闕精微簡在聖聽豈圖寵  
獎末賜矜從輒冒威尊更輸情素 謝伏念臣久妨機要  
初乏涓埃苟免庶充實荷恩私之至敢緣多疾更尸名器  
之崇比辱使輅係宜詔旨深惟策勵仰稱龍光而况病瘵  
有加療治無損辭榮家食乃為理分之宜干澤自營尚恃  
眷憐之舊伏惟 皇帝陛下衡聽萬事器使衆材念其毘  
勉之終難假以便安而少惕庶完體力圖報毫分臣無任

手詔令視事謝表

臣某言伏蒙宣示言者所奏輒具劄子乞博延公議改用  
貧人伏奉詔獎勵令視事如故者謗議升聞已頓舜聰之  
豁達懇誠上訴吏煩周誥之丁寧竊以作威者主之權待  
察者臣之禮蓋雖蒙非常之厚遇亦將避可畏之煩言臣  
志尚非高才能無異舊惟所享之迂闊難以趨時因欲自  
屏於寬閑庶幾求志惟聖人之時不可失而君子之美必  
有行故當陛下即政之初輒慕昔賢際可之仕越從鄉  
郡歸直禁林或因勸講而賜留或以論思而請對忠忠偶  
合即知素願之獲中睿聖日躋更懼淺聞之難副重叨殊  
獎忝秉洪鈞所宜引分以固辭乃敢冒恩而輕就實恃明  
主知臣之有素故以孤身許國而無疑人習玩於久安吏

循緣於積弊竊言不思該行無慙論善俗之方始欲徐徐  
而交革思愛日之義又將汲汲於施為以物役已則神志  
有交戰之勞以道徇衆則事功無必成之望恐上辜於眷  
屬誠竊幸於退藏猶貪仰附於末光亦冀粗成於薄効比  
聞獨斷謂合僉言但輸承命之忠遂觸招權之毀因請避  
衆賢之路庶以厭異議之人伏蒙 皇帝陛下敦大兼容  
清明旁燭賜之神翰諭以至懷君臣之時嘗千載而難值  
天地之造豈一身之可酬敢不自忘形迹之嫌庶協神明  
之運臣無任

添差男旁句當江寧府糧料院謝表

臣某言近輒冒昧陳乞男旁句當江寧府糧料院一次伏

蒙特恩添差者去寄卧家猶尸厚祿祈榮及嗣更荷殊私  
中謝伏念臣汗馬之勞初無可紀舐犢之愛豈敢有言顏  
雖腆以知慙心固其於獲譴豈謂陛下矜軒墜之舊錄  
簪履之微示特出於上恩俾遽叨於世祿繫曲成之造化  
弗以遐遺徒共誓於糜捐安能仰稱臣無任

詔以所居園屋為僧寺及賜寺額謝表

臣某言基迹叢祠冀鴻延於萬壽錫名扁榜竊榮遇於一  
時臣生乏寸長世叨殊獎賤息奄先於犬馬頽齡俯迫於  
桑榆獨念親逢莫有消埃之補報求惟宏願豈忘香火之  
因緣伏蒙皇帝陛下俯徇祈誠特加美稱所懼封人之  
祝終以堯辭乃塵天者之園遽如佛許仰憑慈念誓畢熏

修臣無任

依所乞私田充蔣山太平興國寺常住謝  
表

臣某言緣恩時冒方虞恩上之誅加意昇矜遂竊終  
天之幸伏念臣少嘗陞阨晚悞褒崇榮祿雖多不逮  
養親之日餘年向盡更為哭子之人追營香火之緣  
仰賴金繒之賜尚復祈恩而不已乃將徽福於無窮  
伏蒙陛下眷遇一於初終愛恤兼夫存沒特撓常  
法俯成私求雖老矣無能莫稱漏泉之施若死而未  
泯豈忘結草之酬臣無任

辭免司空表二道

臣某言今月十一日三班差使崔汝諧至奉宣詔旨  
及齋賜制誥一道除授臣司空依前觀文殿大學士  
集禧觀使加食邑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餘如故者  
使輶馳授祗忝明恩家巷卧居敢叨虛獎中謝竊以  
事官之所命異於時制之今除名稱三公班序一品  
逢辰特幸稱位實難臣晚玷誤恩嘗尸劇任曾無尺  
寸粗報眷憐獨有丘山莫知負載荒遠搜病之久休  
明嗣服之初絲力薄材適甘於屏弃高秩厚禮更冒  
於褒崇惟器與名恐身累國仰祈遷令追寢贊拜且庶  
以衰殘獲所安之終言亦令塞淺免非據於具瞻臣  
無任

二

臣某言近具表乞追寢恩命伏蒙 聖慈特降詔書  
不允者隆施所逮懇辭弗俞輒冒天威更輸微款謝  
臣事勞無紀操行不修居竊萬鍾初未知於辭富坐  
彌九載方有俟於黜幽豈圖邦命之新尚眷求人之  
舊寵靈覃被危厲增加位高疾顛力少任重當具前修  
之切戒敢小醜之冒膺仰冀睿明顧憐衰朽改茲非  
服免貽官誥之憂宥以罔功使獲里居之佚臣無任

乞致仕表

此表不曾奏發  
薨後檢見遺藁

臣某言竊以曠官嘗恃食功之舊老而辭祿敢忘知  
止之廉輒冒天威具輸微款伏念臣小聞寡識薄力

淺材信獨善以一心味自營之百慮久辜視遇特幸  
遭逢昔也壯時尚無可紀今而耄矣豈有能為敢望  
睿明許之致仕實矜危朽賜以全生庶以衰殘豫佚  
太平之樂少遲暮免離大壘之嗟

新刊臨川王

公先生文集卷之六十終

新刊臨川荆公先生文集卷之六十  
表

賀 哲宗皇帝登極表

賀并祔禮成表

英宗山陵禮畢慰 皇帝表

慰 太皇太后表

慰 皇太后表

英宗祔廟禮畢慰 皇帝表

慰 太皇太后表

慰 皇太后表

慈聖光獻皇后昇遐慰 皇帝表

慈聖光獻皇后啓殯及復土返虞慰 皇帝表

慈聖光獻皇后神主祔廟慰 皇帝表

慈聖光獻皇后暮祥除慰 皇帝表

正旦奉慰表 魯國大夫長公主薨慰表

八皇子薨慰 皇帝表

八皇子薨慰 皇帝表

謝宰相笏記

南郊進奉表

謝翰林學士笏記

代鄆州韓資政謝上表

常州謝上表

代王魯公乞致仕表 德用

代人賀壽星表 代人上明州到任表

代王魯公德用乞罷樞密使表

賀冊 仁宗 英宗徽號禮成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狀報冊告 仁宗皇帝 英宗

皇帝徽號禮成者肇稱緝禮追薦鴻名揚二聖之闕

休風四海以純孝惠心昭假釐事備成 中謝恭惟

仁祖以堯之魏 丕冒區夏 英考以舜之業 祗

承廟祧紹隆德至於難名崇報義存於無已 皇帝

陛下仰稽前憲俯采庶言命冊使而致嚴告 匱主而

歸美神靈率籲其啓後於無疆品庶交欣以奉先而

不匱臣備叨殊眷獲睹上儀顧久負於沉疴乃獨妨

於旅進

賀皇靈宮奉安 列聖御容表

臣某言新一代之上儀極二端之美報經始有倣實  
自睿謀歡成無疆乃惟衆至臣中謝竊以闕宮鬼享  
周特腆於姜嫄原廟神游漢獨隆於高帝遠或遺祖  
迹止及親恭惟 皇帝陛下服卑而即功食菲以致  
孝嚴祖宗之衆像依仙釋而異宮館御因時初豈忘  
於苟簡修除備物乃有待於純熙宸宇祕嚴篇榜崇  
麗裸獻式序爰侑維時藐然往初孰此倫擬臣久尸  
榮祿尚負宿痾聞釐事之既成與羣情而偕樂臣無  
任

賀 哲宗皇帝登極表

臣某言伏親赦書 皇帝陛下今月五日登寶位者  
郊廟神靈永有宗依華夏蠻夷永有歸賴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光御歷服大承統緒以聖繼聖純祐無疆  
臣遭遇先朝又叨榮祿不獲奔走瞻望清光臣無任

賀升祔禮成表

臣某言伏親進奏院狀報七月十二日升祔禮成者  
洎選休辰肇稱吉禮神靈底豫品庶交欣中謝竊以  
登灑紫庭歸配清廟於稽在昔有舉維時恭惟  
皇帝陛下德茂承祧志深念祖倣唐文而制作致舜  
孝於烝嘗釐事既成歡心溥協臣尚稷衰疾久隔清



光陪九賓之臚傳獨無厚幸借四方而來賀徒有微誠臣無任

英宗山陵禮畢慰 皇帝表

臣某言須有祀之材已襄葬故設九虞之主方考祔儀伏惟 皇帝陛下德懋欽明道隆勤孝雖送終之禮已備而追遠之念甫深惟順變以抑永實含生之至願臣限分鎮守阻豫班朝臣無任

慰 太皇太后表

臣某言官車云返陵邑既營凡在照臨豈勝摧慕伏惟

太皇太后道律神育仁出天成永懷愛孝之隆尤積悲悃

之感稍舒慈念實慰輿情臣叨備從官限分符守徒有攀號之至屬初無辨護之微勞臣無任

慰 皇太后表

臣某言威靈有集方拊於廟祧感慕無窮外覃於靈蒸伏惟 太后比賢任似縉慶塗幸祗協絲謀克襄大事地非倉梧之遠勢有霸陵之安唯割至哀尚膺遐福臣聞官有守奔問無階臣無任

英宗祔廟禮畢慰 皇帝表

臣某言七月而葬既充奉於寢園萬世不祧遂崇成於廟室凡君履壽尚盡攀號伏惟 皇帝陛下膺保聖神踐行仁孝纏哀罔極率禮無違仙遊既集於宗祊聖念彌勤於

翼室仰祈順變俯瞻含生臣符守所櫻班朝莫豫臣無任

慰 太皇太后表

臣某言威靈來返祠廟有嚴序陳昭穆之倫定列祖宗之  
次哀號罔極遐迩所同伏惟 太皇太后功佐帝圖德齊  
坤載永惟孝愛允積悲懷冀紓天性之慈以永母儀之福  
臣無任

慰 皇太后表

臣某言宗祐告成皇靈來燕凡居覆露同盡哀摧伏惟  
太后協慶塗山比賢太妙方正坤慈之位上同乾施之仁  
虞祔奄終攀號靡極冀哀恫之有歸庶福履之無疆臣限  
守州符阻越天陛臣無任

慈聖光獻皇后升殿慰 皇帝表

臣某言伏以上天降禍 太皇太后奄棄大養伏惟  
皇帝陛下攀號感慕聖情難居臣限以衰疾在遠不獲奔  
赴闕庭臣無任

慈聖光獻皇后於殯及復土返虞慰 皇帝表

臣某言伏以日月徂遷伏承 太皇太后諏辰協吉肇啟  
殯宮聖情攀號何以勝處恭惟 皇帝陛下聖孝發中天  
報備至感歎摧咽遐迩一情臣無任

二

臣某言伏承 太皇太后神宮復土奄及返虞聖心傷摧  
何以勝處恭惟 太皇太后天助懿德以扶昌運輔佐保

祐功施三朝勇自棄捐宮闈爰及襄事 陛下哀恫夙夜  
發於至情追奉致隆有溢常禮顯情報德內外畢盡孝治  
所形入用感歎臣伏限在遠無緣奔走瞻望闕庭臣無任  
慈聖光獻皇后神主附廟慰 皇帝表

慈聖光獻皇后恭祥陰 慰皇帝表

臣某言伏承 慈聖光獻皇后神主附廟既克禮成伏惟  
皇帝陛下聖孝終始哀慕難勝日月祖遷禮有順變伏望  
少抑至情以幸天下臣無任  
臣某言伏以日月流邁 太皇太后捐棄大菴菴及其恭祥  
仰惟 聖慈言然無極伏望深加 抑以幸萬方臣限以  
疾無緣奔走瞻望闕庭臣無任

正旦奉慰表

臣某言伏以日昃流邁歲曆肇新 太皇太后棄捐宮闈  
奄歷時序伏惟 皇帝陛下聖孝天至感慕難勝臣以表  
疾無緣奔走瞻望闕庭臣無任

魯國大長公主薨慰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官狀報魯國大長公主薨背伏惟 聖  
情痛悼臣以表疾無緣奔走伏望以理寬什俯慰群情臣  
瞻望闕庭無任

八皇子薨慰 皇帝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報八皇子薨背伏惟 聖情悲悼難  
任敢乞抑割天慈以幸萬邦臣瞻望闕庭無任

八皇子葬慰 皇帝表

臣等言伏聞鄆王襄事有日靈輅即路伏惟 聖情悲悼  
難勝敢乞割抑天慈以幸天下臣瞻望闕庭無任

謝宰相笏記

祗因寵靈載懷感懼竊念臣志雖慕古才不逮時誤蒙記  
憐特賜收用伏惟 皇帝陛下紹膺天統遵養聖功旁招  
儒賢橫及疎賤誓當罄竭仰祈寵光臣無任

謝翰林學士笏記

念去國扶危造朝輔坐禁嚴許之燕見玉堂閑麗賜以  
叨居申飭使人就傳德意事雖有故寵實非常莫知報稱  
之謂何徒荷眷求之如此臣無任

常州謝上表

臣其言以貧擇利以病辭歸此於 督責之朝皆在謹何之  
域中謝伏念臣比在詳牧常求外 官蒙恩朝廷改職歲縣  
未識賢勞之力已纏悖眩之痼區 區本懷懇上自訴遂蒙  
優詔特與便州維臣之愚所幸非 敏受祿則辭貧而取富  
當官則讓劇而求閒使有以臨知 非其極此蓋伏遇 皇  
帝陛下明照萬物寬惠四方在宥而不探其可誅因能而  
不責其所乏顧雖無用於當世嘗以有聞於先臣思報所  
蒙敢忘盡瘁然而州郡撫循之勢患在數更官司考課之  
方要諸久任惟此弊邑比多凶年為行兩周守吏八易當  
郡人煩勞之後以臣身疲病之餘自非少假以歲時將必

上孤於器使所祈降鑒姑使息有則斷上一臣不獨免於  
大戾元元萬室儻有望於小休臣瞻天禱聖無任

南郊進奉表 江寧

臣某言伏以郊兆宗祈臣工顯相慶九畿之藩屏備萬物  
之貢輸前件物掌於邦財歛自民職竊觀燎禋之盛式修  
弊獻之常臣無任

代鄆州韓資政謝上表

臣某言祕殿升華名城借重寵靈溢分媿懼交懷神竊念  
臣世系單平天姿滯回親逢文雅之會首玷秀薦之科  
勉在公優游過紀被蒙眷與度越等夷省寺備官禁庭充  
衛分無可采懼抵冒於憲章寸有所長使裨參於治政朴

忠自信智慮罕通未盡將明之才已干訶謫之典至寬之  
度橫貸其愆禱夫左右之聯寄以東南之屏敗財傷錦宜  
有衆多之識增秩賜金本非平素之望敢圖上聖復眷  
孤臣就徙通班改司善部惟以陽之奧壤乃魯服之大邦  
豈賢薄材稱是煩使此蓋皇帝陛下遇臣之造於遠不  
忘燭物之明雖微必逮追惟躋履之舊特借叢雲之休切  
自揣循將安報稱敢不激昂志尚陳悉政經宣布詔條之  
寬綏安風俗之厚發幾一得少補萬分臣無任

代王魯公乞致仕表 德用

臣某言臣聞下之所以忠於上力已愆則不敢陳厥官君  
之所以愛其臣年已至則不思勞以事敢緣茲義冒盡所

言中謝伏念臣以斗筭之材加犬馬之齒比嘗得謝誤復  
見收血氣既衰日月逾邁固已積妨賢者之路豈獨多曠  
朝廷之儀伏望 聖慈許令致仕則賴天之力使終晚節  
之優游訖臣之身得免大誅之憤耗臣無任

二

臣某言愚臣之在眷年禮當求去 聖主之於舊物恩不  
忍捐顧在禮之可言敢緣恩而苟止中謝伏念臣起身  
賤逢世休嘉年除歲遷遂塵於非望夙興夜寐常媿於無  
勞惟是寵榮殊非所欲矧知國陋豈敢爲高徒以歲路之  
何窮不勝人言之甚衆爭前而冒寵則辱之在後也或多  
蓋衆以擅榮則患之及身也常酷是亦有傷於國體豈惟

無補於臣身此臣所以迫切於歸誠而彷徨於受命也况  
陛下接三后之烈享百年之平勢盈則非易以持法久則  
當通其變此誠致慎於安危之際而責難於將相之時雖  
臣旅力之方剛亦宜知止豈此餘生之無幾尚可妨賢伏  
望 天慈俯循人欲上以終愛人之德下以免累國之誅  
則膂力既愆雖有捐軀之素志餘忠未訖猶知請祝於明  
時干冒宸嚴臣無任

三

臣某言竊以將相之權臣之所貪得君親之命臣之所憚  
違懇 至於辭說之窮區區亦惟義理之迫謝伏念臣典  
司機密陪輔清光年之侵尋職以曠廢假息幸蒙於寬政

引身輒旬於餘年豈期愚衷未動聖察令臣股肱便敏足以趨質賡之儀耳目精明足以副謀謨之託雖知當退猶願自強柰何獨以罷廢之軀而欲久私要劇之地自計且知其不可人言孰以為當然伏望 聖慈哀憐惻愍無空敦獎使得罷休臣無任

代人賀壽星表

臣某言上靈儲祉南極效祥凡在觀瞻實增慶祚伏以皇帝陛下紹休 三聖博愛萬方唯乾則之非常宜星文之底應臣叨塵要近親會休嘉深聞太史之占敢後封人之祝臣無任

代人上明州到任表

臣某言奉勅差知明州已於某月到任詭夷越故區東南窮處施澤之下歡然有生庇身於茲坐以無事中謝臣受材素薄推數頗竒居有朴忠之心進無通顯之路晚塵卽位頗切郡章歸待罪於省中退得藩於海上自初受命以至造官歷年兩周取道萬里備艱隄職臣之分使然卒就宴安賴上之恩抵此餘年且索旅力已愆尚何施為可以報稱於苟利國家之事靡所不思及未填溝壑之時度我無愧臣無任

代王魯公德用乞罷樞密使表

臣聞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自惟賤官之守猶或不敢冒居况於任重責大安危所繫豈其廢昏備老可

以久饗敵緣前言上冒聖聽伏念臣以疵賤之身遭逢  
陛下拔擢募官將相典領機密內之無陪輔將明之効外  
之無折衝禦侮之勞是陛下所以寵臣者不可勝此言  
而臣之所以報陛下者未嘗能稱況今犬馬之齒七十  
有七不能者止宜在此時顧貪戀聖世未敢乞身田里長  
違陛下左右惟機務之叢非臣疲曳所能勉強伏望  
陛下憫臣無狀賜罷樞密院職事毋使久塞賢者之路臣  
不任祈恩待命激切之至

二

臣比以殘餘之生久竊賢路願還要職退就散地天聽高  
貌未蒙照省倦倦之私竊不自寧敢緣厚恩求必愚瞽臣

聞量臣以授官者君之所以仁於下也審已以從事者臣  
之所以忠於上也今臣罷老雖近在臣身謀之有所不給  
況於官隆事劇所摠不一以臣審已誠不宜久叨權寵畏  
負陛下任使之意伏惟陛下量臣之聰明不足以速  
事量臣之強力不足以副禮聽臣所丐毋令四方有議  
陛下信任之久而臣亦賴陛下之賜免於官謗臣無任

三

倦上之私至于再三上恩聖德而終未蒙省察獎誘過渥  
非臣所堪區區之愚豈敢苟止伏念臣以顛蒙遭遇拔擢  
人臣貴寵少在臣右而勞烈行治無稱於時機密之地安  
危所繫雖臣方壯固懼不稱況於殘年餘日豈宜尚汚印



跋為朝廷羞方今明明在上濟上多士足以典司樞要補  
敝救失稱 陛下任使副元元之望者甚衆 陛下雖欲  
苟私愚臣臣雖欲自侍左右稱所以幸臣之意豈惟公論  
於臣有所不容誠恐覆餗以虧 陛下知人之明而令賢  
能宜在高位者久踣於聖世則夷身毀宗不足以塞責矣  
伏惟 陛下哀臣懇迫聽臣所丐以終 陛下眷寵老臣  
之賜臣無任

新刊臨川王荆公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一終

新刊臨川王荆公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二

論議

郊宗議

答聖問賡歌事

看詳雜議

詳定十二事議

郊宗議

伏奉 聖問  
撰議 繳進

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二者皆  
配天也或於郊之圓丘或於國之明堂或以冬之日或以  
以季秋之月或以祖或以禘或曰配天或曰配上帝其義  
何也對曰天道升降於四時其降也與人道交其亦也與

人道辨冬曰上天與人道辨之時也先王於是乎以天道  
事之秋則猶禾辨乎人也先王於是乎以人道事之以天  
道事之則宜遠人宜以自然故於郊於圓丘以人道事之  
則宜近人宜以人為故於國於明堂始而生之者天道也  
成而終之者人道也冬之日至始而生之之時也季秋之  
月成而終之之時也故以天道事之則以冬之日至以人  
道事之則以季秋之月遠而尊者天道也邇而親者人道  
也祖遠而尊故以天道事之則配以祖禰邇而親故以人  
道事之則配以禰郊天祀之大者也禰於天之群神故曰  
以配天明堂則弗禰也故曰以配上帝而已夫天與人異  
道也天神以人事之何也曰所謂天者果異於人邪所謂

人者果異於天邪故先王之於人鬼也或以天道事之蕭  
合稷黍具陽達於牆屋者以天道事之也嗚呼天人之不  
相異非知神之所為其孰能與於此此禮也尚矣孔子何  
以獨稱周公曰嚴父配天者以得天為盛天自民視聽者  
也所謂得天得民而已矣自生民以來能繼父之志能述  
父之事而得四海之驩心以事其父未能盛於周公者也

答聖問廣歌事

臣聞叙有典秩有禮命有德討有罪皆天命也人君能勅  
正則治不能勅正則亂所以勅正之不可以無其為一也  
然為於可為之時則治為於不可為之時則亂故人君不  
可以不知時時有難易事有大細為難當於其易為大當

於其細繁者事細而易為之時也故人君不可以不知幾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此之謂也人君雖知此  
然賢臣不心悅而服從則不能興事造業而熙百工乃歌  
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此之謂也夫欲股肱之  
喜蓋有其道矣蓋人君率其臣作而興事在明乎善而已  
明乎善在所為法以示人者當所為法以示人者當乃股  
肱之所以喜也股肱喜而事功成事功成而能慶者以不  
怠廢此又股肱之所以喜也為是者在欽而已矣臯恂拜  
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廢省乃成欽  
哉此之謂也蓋憲者為法以示人之謂也所謂法以示人  
者當率法慎為能然欽慎而不明乎善亦何能濟故人君

者以明乎善為難苟明乎善矣則人臣孰敢為不善人臣  
無敢為不善事其有不治者乎乃賡載敬曰元首明哉股  
肱良哉庶事康哉此之謂也人君不務近其人論先王之  
道以自明而苟欲以耳目所見聞總天下萬事而斷之以  
私智則人臣皆將歸事於其君而不任其責淫辭邪說並  
至而入君聽斷不知所出此事之所墮也又歌曰元首叢  
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之謂也然則人君欲股肱良  
而庶事康不在乎他在明乎善而已明乎善不可以責諸  
人也伏惟天錫陛下以堯舜之材自秦漢以來欲治之  
主固未有能髣髴者然百工未熙庶事未康者殆所謂近  
其人論先王之道以自明者尚有所缺而非可以他求也

臣昨日蒙德音喻及尚書賡歌之事而愚忤倉卒言不及  
究故敢復具所聞以獻伏惟 聖心加察幸甚

看詳雜議

臣今月二日至中書曾公亮傳 聖旨以雜議一卷付臣  
看詳臣謹具條奏如後

議曰官有定負則進趣雖多不能為濫宜定臺省監寺  
之負須有闕然後用

臣某曰今之臺省監寺之官雖名曰職事官而實非前代  
之所謂職事官而與前代刺史等所帶檢校官無以異前  
代檢校官之類亦不能定負行有闕然後擬前代所謂職  
事官即今所謂差遣是也今之差遣固已有定負須有闕

然後用人矣若欲令今所謂職事官亦有定負則今職事  
官以差遣負數校之幾至兩倍而有功有考當陞者又未  
有以禦之欲有定負所謂可言而不可行者也

議曰內外之官正其名稱出則正刺史縣令之名入則

還臺省之名

臣某曰前代有勳官有散官有檢校官有職事官勳官散  
官當其有罪則皆得議請減而應免官則又可以當官而  
檢校官與今行守之官無異故朝廷與奪皆足以為人榮  
辱利害今散官勳官檢校官既不足以為人榮辱利害為  
人榮辱利害者唯有職事官與差遣而已今若令內外官  
正其名稱出則正刺史縣令之名入則還臺省之名則是

新公文集  
丞即知州謂之刺史京朝官知州亦謂之刺史不知職事  
官之貴賤何以別乎又其祿秩位次不知當復如何若同  
之則理不可行若不同則與未名之時又何以異臣以為  
今州郡長吏謂之知州非不正名所領職事官乃與前代  
刺史等帶檢校官無異何傷於正名而欲改之乎且漢以  
丞相史刺察州郡謂之刺史今欲各州郡長吏為刺史則  
何得謂之正名

議曰罷官而止俸

臣某日文王治岐仕者世祿武王克商廢士倍祿蓋人主  
於士大夫能饒之以財然後可責之以廉耻方今士大夫  
所以解廉寡耻其原亦多出於祿賜不足又以官多員少之

故大抵罷官數年而後復得一官若罷官而止俸恐士夫  
夫愈困窮而無廉耻士大夫無廉耻最人主所當憂且邦  
財費省之大原乃不在此議者但知引據唐事乃不知唐  
時官人俸厚故罷為前資未至困乏今官人俸薄則與唐  
時事不得同且不吝於與人以官而欲吝於與官以祿非  
計之得也

議曰以釐務實日併為三年以叙磨勘之法以符考績  
之義

臣某曰今欲以釐務實日併為三年以叙磨勘之法臣以  
為不釐務者非人情之所欲也釐務者非人情之所苦也  
今等之無功而釐務則計日得遷等之無罪而不釐務則

不得計日而遷恐未足以符考績之義而適足以致不切之怨也且黜陟之法務在沮勸罪功不知立法如此有何沮勸

議曰置兵部審官院

臣某曰崇班以上置兵部審官院此恐可議而行然崇班以上差遣盡付之兵部則不可行當約文吏之法相度所任輕重緩急有付之審官者有屬之樞密者至於磨勘則官視卿監以下皆付之兵部審官可也

議曰置兵部流內銓以代三班及置南曹

臣某曰三班院無以異於兵部流內銓何必以代三班乎今三班自無闕事而又增置南曹則非省官之意

議曰發江淮荆浙發運使

臣某曰江淮荆浙發運使嘗發矣未幾復置者以不可廢故也蓋發運使廢則其本司職事必令淮南轉運使領之淮南轉運使總州軍已多地里已遠而發運司據六路之會以應接轉輸及他制置事亦不少但以淮南轉運使領發運則發運一司事多壅廢此蓋其所以廢而後置也臣比見許元為發運使時諸路有歲歉米貴則令輸錢以當年額而為之就米賤路分糴之以足年額諸路年額易辨而發運司所收錢米常以有餘或以其餘借助諸路闕乏其所制置利便多如此類要在揀擇能吏以為發運而已發之不為便也

議曰發都水監

臣某曰都水監亦恐不可廢今議者以謂比三司判官主  
領之時事日煩費日廣舉天下之役其半在於河渠隄埽  
故欲廢之此臣之所未喻也朝廷以為天下水利領於三  
司則三司事叢不得專意而河渠隄埽之類有富經治而  
力不暇給故別置都水監此所謂脩發官也官脩則事舉  
事舉則雖煩何傷財費則利興則雖費何害且所謂  
舉天下之役半在於河渠隄埽者以為不當役而役之乎  
以為當役而役之乎以為不當役而役之則但當察官吏  
之不才而不當廢監以為當役而役之則役雖多是乃因  
置監故吏得脩其職而無廢事也何可以廢監乎且今水

土之利患在置官不多而不惠其完也

議曰合三部句院

臣某曰三部句院臣未知其詳然恐由近歲三司帳籍鈎  
考之法大壞而不舉故三司句院有事簡處若不然則此  
三部句院理不可合

議曰提舉百司不當用內制但用如張師顏者

臣某曰提舉百司多用內制而今患其與三司並行指揮  
庫務異同難稟臣以為唯權均體敵乃可以相檢制事有  
異同則理有枉直近在闕門之外則非理皆得上聞庫務  
官司亦何嫌於難稟今若只用如張師顏者一人與三司  
表裏綱紀細務則恐與三司權不均體不敵雖足以綱紀

細務而三司措置百司失理莫能與之抗議今使內制一人總其權以敵三司又使如張師顏者一人躬親點檢細事小既足以究察諸司姦弊大又足以檢制三司如此處置未為失也若以為費而當省則提舉百司於內制但為一職廢之何所省乎

議曰廢宮觀使副都監

臣某曰宮觀置使提舉都監誠為冗散然今所置但為兼職其有特置則朝廷禮當尊寵不以職事實之者也廢與置其為利害亦不多若議冗費則宮觀之類自有可議非但置使提舉都監為可省也

議曰外則并郡縣

臣某曰中國受命至今百餘年無大兵革生齒之衆蓋自秦漢以來莫及臣所見東商州縣大抵患在戶口衆而官少不足以治之臣嘗奉使河北疑其所置州縣大多如雄莫二州相去總二十餘里間如此者甚衆其民徃役固多財力彫弊恐亦因此然臣不深知其利害不敢有言

議曰詔執事之臣下逮有司俾行審官銓選之職稍稍寬假使時有簡拔

臣某曰今朝廷使監司守作及知雜以上各以所知同罪薦舉人材然尚慮其所舉不如舉狀今若令有司行審官銓選之職時有簡拔臣恐以一二人之耳目不足以盡天下之材而所簡拔不足以塞士大夫之非議又其所任或



不免交私則於時政徒有所損而已

議曰擇判司簿尉三考四考有兩紙三紙舉狀者引對給筆札條為治目不拘文辭咸以事對命官考驗有理趣者除縣令三考績效有聞者提刑轉運上其實狀除京官再入兩任知縣如政績顯白與減一任通判便除知州

臣某曰議者以為近世縣令最早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不問其人材如何但非贓犯則以次而授焉其非重民安本之誼臣以為今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皆有三人舉主乃得為縣令非不問其人材如何而特以次授也蓋近歲朝廷舉令之法最善故近歲縣令亦稍勝於往時但

朝廷誘養之道未純督察之方未盡大抵人才難得非特縣令乏人今議者欲擇判司簿尉三考四考有兩紙三紙舉狀者引對欲除以為令則與舉令之法無甚異也若欲以筆札條對求治民之材臣恐不必得治民之實但得能文辭談說者爾又以為績效有聞則提刑轉運上其實狀即除京官若令提刑轉運舉者至於五人而後與轉京官則得轉京官者少若但要提刑轉運舉狀不必五人而後轉則如此選擇之人何以知其賢於舉令而遠優異之如此又以為兩任知縣政績顯白與減一任通判便除知州不知政績如何而可以謂之顯白若有殊尤可賞則朝廷自當選擇及有升任指揮若不足以致選者及升任指揮

刑公... 則其政績不為甚異政績無甚異而更不用閑陞之法便  
減一任通判與除知州臣恐入知州者愈冗而所除之未  
必賢

右臣所聞淺陋不足以知治躰謹具條奏并元降雜議  
封上取 進止

詳定十二事議

起居舍人司馬光起請舊官九品之外別分職任差遣為  
十二等以進退群臣十二等之制宰相第一兩府第二兩  
制以上第三三司副使知雜御史第四三司判官轉運使  
第五提點刑獄第六知州第七通判第八知縣第九幕職  
第十令錄第十一判司簿尉第十二其餘文武職任差遣

並以此比類為十二等若上等有關則於次之中擇才以  
補之奉 聖旨兩制詳定聞奏王珪等詳定司馬光起請  
難盡施行外致治之要在任官之久欲乞知州令滿三年  
為一任通判人緣審官院見今負多闕少候將來差遣得  
行亦別取指揮知縣人今後初入者並滿六周年方入通  
判仍乞下審官詳定條約聞奏者臣愚以謂司馬光十二  
等之說王珪等既以為難行而珪等所議知州三年為一  
任知縣六年方入通判亦無補於官人失得之數朝廷必  
欲大脩法度甄序人材則以至誠惻怛求治之心博延天  
下論議之士而與之反復必有至當之論可施於當世凡  
區上寢更而然充補於事實者臣愚竊恐皆不足為

新刊臨川王荆公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二

許衣休身昔時以將入今外也人未並與之同中古人  
一卦是此大易書言謂其人其意則也如外東也  
幾蓋於行於此也又謂其於中矣夫也子也其人  
辭之本一實言而神其其間也王其其其其其其  
並以山出賤之十二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新刊臨川王荆公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三

論議

易泛論

卦名解

河圖洛書義

諫官論

伯夷

易泛論

柔巽隱伏制得其道則易制者魚也民之象也小人女子  
之象也貪暴而止乎高者隼也貪竊而動乎陰者鼠也孤  
疑也不果也牛順而強也羊狠也羊前其剄以觸者也鮒

物之在下汗而微者也鳥飛而止則困者也雉文明見乎外者也豹文之蔚然者也虎文之炳然者也虎豹剛健君子大人之象也虎之搏物擬而後動動而有獲者也鶴潔白以遠舉鳴之以時而遠聞者也鴻進退以時而有序者也禽飲井之無擇者也犢豕之牙能畜其剛而不可犯者也豕汗穢也豚豕之微者也龜有靈德潛見以時而不志於養者也龜人之所恃以知吉凶者也龍天類也能見能躍能飛能雲雨而變化不測人不可係而服者也馬地類也能行而係乎人其為物有常者也鬼物之無形者也几尊物也所憑以為安者也牀安上以止者也車載其上以行者也輪有運動之材而非車之全也可以為車之一器

者也輿有承載之材而亦非車之全者也輻車輿所以行者也缶圓虛以容而應者也矢直而利乎行者也弧攻遠之器也鼎成物之器也鉉所舉鼎而行之者也鼎耳虛中以受鉉者也甕井之上水者也甕井水之已出乎上而受之者也甕女所以承實者也匕鬯所以事宗廟社稷之器也樽酒簋貳祭之約也貳簋享之約也幽而能正時者斗也暮夜者陰盛之時也日中者豐之時也日晏者過中當退之時也晝日者明進已盛而未至乎中之時也日中則照天下矣日以明進至晝日其極盛也甲仁屬也庚義屬也月幾望陰盛而不亢也雲陰上也雨陰陽應也霜陰剛之微也堅冰陰剛而疑陽也膏陽之澤也血陰之傷也汗

出而不反也膚柔物之為間而易侵者也趾在下而行者也拇在下之微而無能為者也腹容物者也頰上體之見乎外而無能為者也鬢下體之無能為者也身躬已也項首之上者也面見乎外者也心體之主也限上下之所同也黃上體之接乎限者也須柔而附鬢者也陽物之飾也皆體之不接乎物而止者也尾後也首先也上也足下也角剗之上窮者也肱上體之隨而附者也股下體之隨而附者也腓趾之上股之下而體之隨而附者也垂其翼下也耳所聽也東北止以近險也西南順以遠險也西南衆也南明也西南坤之地也東北遠坤之所也西陰所也東陽所也左下也右上也載者載上也負後也負者下道也

乘者上道也載鬼以鬼為在上也負塗以塗為在後也往從之也往之外也往之上也來之已也來之內也渝變其德也億安也居不行也安以靜居也逐從求之也血去不來也出自穴出不去也復反而得其所也反自外來而復也見見彼也處不行也征進也盤桓 動未進也枕止而安之也動方征也起方往也遇逢而見之也躋升也孕女之得其配也以有為而未功也字育女之功也田興事之大者也弋興事之小者也飛宜下不宜上者也且方然也或疑辭也方也後也乃徐也方此爻之時未可以然也要其終則然也田平夷著見之地也非龍之所宜宅也大川險也沙近險而無難也泥則近險而有難也沛澤之困乎

水者也穴陰之宅也在穴動物在陰之小者也淵龍之宅  
也在天則龍有為之地陸高平也陵陸之大也塗汚也井  
泥濁也谷下也井谷旁出而不流也跪跪乘剛也石堅而  
不動者也金剛而趣變者也玉溫潤粹美剛而不可變者  
也干鴻之在下而不失其宜者也鴻所宜居者也桐木之  
在上者也株木不能庇蔭其下者也磐進於干而不失其  
安者也井物之所美也苦物之所惡也黃地色也玄天色  
也黃中之見乎色者也白成色之主也白未受飾乎物者  
也朱紱天子飾下者也赤紱人臣飾下者也泣血陰之憂  
也涕憂之見乎容貌者也號嗟憂之見乎音聲者也號甚  
乎嗟者也藩內外之藩也廬人所庇也升虛邑小而易之

也升階平易以有序以漸升而得位也伐邑者小之也伐  
國大事也伐邑小事也城地道上承而外扞也復于隍則  
不上承不外扞矣墉行外以保內也自下之高者也二蓋  
陰象也門陰象也戶陽象也易曰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  
焉易象之大槩見於乾坤之說推而長之則凡易之象可  
不疑矣棟室壁之所恃也野空曠也同人于野無適莫也  
龍戰于野無君臣也邑有事之地也趣時而為之者也郊  
遠乎有事之地次師旅之安舍也巷出門庭而未易道也  
自牖自幽以即明也婚媾內外之合也鄰比已者也妻配  
也王母幽以遠也以父為陽以母為幽也以母為近則王  
母為遠也妣以順配祖者也臣以順承君者也考父之有

成德之稱也長子一也弟子不一也僕卑以順也童未有  
與也婦一乎順者也妾配之不正者也士未成夫之辭也  
女未成婦之辭也婦文歸而不得正配者也衣上飾也袂  
所以窒隙也裳下之飾也鞶帶在下體之上而以柔為飾  
也袂體乎衣者也囊所以畜物也第所以蔽車也履踐下  
而承上也履上道也載下道也不可甚乎不利也可其為  
利僅也有凶不必凶而凶在其中也有厲不必厲而厲在  
其中也有悔不必悔而悔在其中也

卦名解

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故曰雲雷屯屯已大亨則雷  
雨之動滿盈而為解故曰雷雨作解動而免乎險解山下

有險非險在前也可往而止焉必蒙者也故為蒙蹇則險  
在前者也險在前則不可以往以為蹇蒙曰見險而能止  
知矣哉知者反乎蒙者也需亦險在前也其不為乾健而  
進也非若艮之止也非坎之所能陷也待時而進耳故為  
需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小者之畜也小者畜則其畜亦小  
矣故為小畜以小而畜大非柔之中也柔得位而不中不  
中而上下應之小畜之道也能止健大者之畜也大者畜  
則其畜亦大矣故為大畜四陽過二陰而陽得中故為大  
過大過者大者過也大者過則亦事之大過越也四陰過  
二陽而陰得中故為小過小過者小者過也小者過則亦  
事之小過越者耳大有能有大者也大者應之也柔得尊

并公文集 卷之三 五  
位大有者也同人同乎人者也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者也巽而麗乎內故為家人上而麗乎外故為旅少男長女必感山下有風必撓蠱者撓惑之名也為天下之蠱者事也故為蠱少女少男男下女上故為感感者交感之名也長男長女男上女下故為恒姤陰遇陽故為姤陽終決陰故為夬柔履剛故為履履禮也禮者以柔履剛者也剛應順而以動故為豫上下交故為泰不交故為否以剛中為主而下順從故為比順而止故為謙動而說故為隨大者在上故為觀大者壯故為大壯剛浸長以臨柔故為臨臨者大臨小之名故曰臨者大也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故為賁柔變剛為剝剝者消爛之名也剝窮上而剛反故

曰復復者反而得其所之名也天下雷行物應之故為無妄雷之感物物之所以應無妄者也剛退故為遯明入地中故為明夷明者傷於暗之名也文王與紂當其象矣以爻考之自三以下周象也自四以上殷象也明出地上晉臣進之象卦也明出地上則方晝而素至乎中中則照天下晝則進之盛而不亢乎王者也損上益下主於自損者也故為益損下益上主於自益者也故為損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凡女卦皆受損者也凡男卦皆受益者也損上益下損下益上此之謂也巽乎水而上水故為井以木巽火故為鼎明以動故為蠱蠱者光明盛大之卦也剛上下而實在其間頤中有物之象也頤中有物必噬嗑則合矣故



為噬嗑嗑者有間而通之之卦也上險下說說以行險故  
為節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故為中孚柔亦在內可謂  
對矣中孚者至誠之卦也無妄則不妄而已一陽陷於二  
陰故為坎坎者陷也內明水象也一陰麗於二陽故為離  
離麗也外明火象也水之為物陷者也火之為物麗者也  
推此則震巽艮兌可以類知之也上火下澤睽睽者不合  
之名也二女之卦也火在水上未濟未濟者有濟之道也  
男女之卦也水上火下男女相逮之卦也故為既濟澤上  
火下二女不相得之卦也故為萃不相得而相違萃之所  
以生也以衆行險故為師上剛而下險險而健故為訟上  
動而下止止而動故為頤止而動頤之道也上說而下順

故為萃上巽而下險險而巽故為渙渙者離散之名也  
巽而免乎險則不蹇不困下雖險上巽而不健則不訟  
故為渙而已困則剛見揜者在難中者也不可以不  
動矣蹇則難在前者也不可以往而已故彖曰利西南  
也順而巽其進也孰禦焉故為升止而巽有止之道故  
為漸歸妹者歸女之卦也妹少女也少女為主於內故  
曰歸妹歸妹女歸之以其時也故曰動而說所以為歸  
妹也陽在下則動而進故為震進在陰上已得其所則  
止故為艮內柔伏故為巽外柔見故為兌此其文皆在  
繫辭或彖繫辭不言以其所言反求其所不言以知其  
所以然也

河圖洛書義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必出於河而洛不謂之圖書必出於洛而河不謂之書者我知之矣圖以示天道書以示人道故也蓋通於天者河而圖者以象言也成象之謂天故使龍負之而其出在於河龍善變而尚變者天道也中於地者洛而書者以法言也效法之謂人故使龜負之而其出在於洛龜善占而尚占者人道也此天地自然之意而聖人於易所以則之者也

諫官論

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古之道也所謂貴者何也公卿大夫是也所謂賤者何也士庶人是也同是人也或為公卿或為士何也為其不能公卿也故使之為士為其賢於士也故使之為公卿此所謂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也今之諫官者天子之所謂士也其貴則天子之三公也惟三公於安危治亂存亡之故無所不任其責至於一官之廢一事之不得無所不當言故其位在卿大夫之上所以貴之也其道德必稱其位所謂以賢也至士則不然修一官而百官之廢不可以預也守一事而百事之失可以毋言也稱其德副其材而命之以位也循其名僚其分以事其上而不敢過也此君臣之分也上下之道也今命之以士而責之以三公士之位而受三公之責非古之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也者所以正分也然且為之非所

謂正名也身不能正名而可以正天下之名者未之有也  
也蜚鼃為士師孟子曰似也為其可以言也鼃諫於王  
而不用致為臣而去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有官守者莫不有言責  
有言責者莫不有官守士師之諫於王是也其諫也蓋  
以其官而已矣是古之道也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  
以諫其或不能諫謂之不恭則有常刑蓋自公卿至於  
百工各以其職諫則君孰與為不善自公卿至於百工  
皆失其職以阿上之所好則諫官者乃天子之所謂士  
耳吾未見其能為也待之以輕而要之以重非所以使臣  
之道也其待已也輕而取重任焉非所以事君之道也不

得已若唐之太宗庶乎其或可也雖然有道而知命者果  
以為可乎未之能處也唐太宗之時所謂諫官者與丞弼  
俱進於前故一言之謬一事之失可救之於將然不使其  
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爭之也君不失其所以為君臣  
不失其所以為臣其亦庶乎其近古也今也上之所欲為  
丞弼所以言於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後從  
而爭之上聽之而改則是士制命而君聽也不聽而遂行  
則是臣不得其言而君恥過也臣不得其言士制命而君  
聽二者上下所以相悖而否亂之勢也然且為之其亦不  
知其道矣及其諄諄而不用然後知道之不行其亦辨之  
晚矣或曰周官之師氏保氏司徒之屬而大夫之秩也曰

寧聞周公為師而召公為保矣周官則未之學也

伯夷

事有出於千世之前聖賢辯之甚詳而明然後世不  
深考之因以偏見獨識遂以為說既失其本而學士  
大夫共守之不為變者蓋有之矣伯夷是已夫伯夷  
古之論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辯之反  
復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舊惡求仁而得  
仁餓于首陽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  
不立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之濱目不視惡色不事  
不肖百世之師也故孔子孟皆以伯夷遭紂之惡不念  
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餓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

下之清而號為聖人耳然則司馬遷以為武王伐紂伯夷  
叩馬而諫天下宗周而耻之義不食周粟而為采薇之歌  
韓子因之亦為之頌以為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  
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  
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焉當是  
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邪及武王一奮太公相  
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何哉蓋二老所謂  
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濱而趨  
文王之都計亦數千里之遠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  
亦不下十數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邪  
抑來而死於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

之世而死邪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且武王  
倡大義於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獨以為非豈伯夷乎天  
下之道二仁與不仁也紂之為君不仁也武王之為君仁  
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紂以待仁而後出武王之仁焉又  
不事之則伯夷何處乎余故曰聖賢辯之甚明而後世偏  
見獨識者之失其本也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  
時其烈豈獨太公哉

新刊臨川王荆公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三

新刊臨川王荆公先生文集卷之六十四

論議

三聖人

周公

子貢

楊孟

材論

命辭

對疑

三聖人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

有光輝之謂大夫而化之謂聖人之為名道之極德之至也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此大賢者之事也賢者之事如此則可謂倫矣而猶未足以鑽聖人之堅仰聖人之高以聖人觀之猶太山之於岡陵河海之於陂澤然則聖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蓋聖人之事也德苟不足以合於天地明苟不足以合於日月吉凶苟不足以合於鬼神則非所謂聖人矣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動言視聽苟有不合於禮者則不足以為大賢人而聖人之名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豈隘與不恭者所得

僭哉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將以為天下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於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寔義此其流風末俗之弊也聖人患其弊於是伯夷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聖人又患其弊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遺逸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汙而寡潔惠具而尚同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

前公文集卷六十四  
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  
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於天下曰可以速則速可以  
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然後聖人之道大具而  
無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  
哉四人者相為終始也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  
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聖人之所以能大過人  
者蓋能以身救弊於天下耳如皆欲為孔子之行而忘天  
下之弊則惡在其為聖人哉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  
則皆足以為孔子也然其所以為之清為之任為之和者  
時耳豈滯於此一端而已乎苟在於一端而已則不足為  
賢人也豈孟子所謂聖人哉孟子之所謂隘與不恭君子

不由者亦言其時耳且夏之道豈不美哉而殷人以為野  
殷之道豈不美哉而周人以為鬼所謂隘與不恭者何以  
異於是乎當孟子之時有教孟子枉尺直尋者有教孟子  
權以援天下者蓋其俗有似於伊尹之弊時也是以孟子  
論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矯天下之弊耳故曰聖人  
之言行豈苟而已將以為天下法也

周公

甚哉荀卿之好交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  
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  
事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為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  
為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為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

者其法誠脩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為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為周公乎且聖世之事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游公卿之門哉彼游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苟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為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執轡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為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與

濟人於濼源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蓋君子之為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為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聞室不敢自慢豈為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苟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為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子貢



子讀史所載子貢事疑傳之者妄不然子貢安得為儒哉夫所謂儒者用於君則憂君之憂食於民則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則脩身而已當堯之時天下之民患於洚水堯以為憂故禹於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而不一省其子也回之注天下之民患有甚於洚水天下之君憂有甚於堯然回以禹之賢而獨樂陋巷之間曾不以天下憂患介其意也夫二人者豈不同道哉所遇之時則異矣蓋生於禹之時而由回之行則是楊朱也生於回之時而由禹之行則是墨翟也故曰賢者用於君則以君之憂為憂食於民則以民之患為患在下而不用於君則修其身而已何憂患之與哉夫所謂憂君之憂患民之患者亦以義也苟不義

而能釋君之憂除民之患賢者亦不為矣史記曰齊伐魯孔子聞之曰魯墳墓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貢因行說齊以伐吳說吳以救魯復說越復說晉五國由是交兵或強或破或亂或霸卒以存魯觀其言迹其事儀秦軫代無以異也嗟乎孔子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已以墳墓之國而欲全之則齊吳之人豈無是心哉秦何使之亂歟吾所以知傳者之妄一也於史考之當是時孔子子貢為匹夫非有卿相之位萬鍾之祿也何以五國為哉然則異於顏回之道矣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二也墳墓之國雖君子之所重然豈有憂患而謀為不義以借使有憂患為謀之義則豈可以變詐之說亡人之國而求自存哉

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三也子貢之行雖不能盡當於道然孔子之賢弟子也固不宜至於此矧曰孔子使之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子貢雖好辯詎至於此邪亦所謂毀損其真者哉

楊孟

賢之所以賢不肖之所以不肖莫非性也賢而尊榮壽考不肖而厄窮死喪莫非命也論者曰人之性善不肖之所以不肖者豈性也哉此學乎孟子之言性而不知孟子之指也又曰人為不為命也不肖而厄窮死喪豈命也哉此學乎揚子之言命而不知揚子之指也孟子之言性曰性善揚子之言性曰善惡混孟子之言命曰莫非命也揚子

之言命曰人為不為命也孟揚之道未嘗不同二子之說非有異也此孔子所謂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者也孟子之所謂性者正性也揚子之所謂性者兼性之不正者言之也揚子之所謂命者正命也孟子之所謂命者兼命之不正者言之也夫人之生莫不有差惡之性有人於此羞善行之不脩惡善名之不立盡力乎善以充其羞惡之性則其為賢也孰禦哉此得乎性之正者而孟子之所謂性也有人於此羞利之不享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以充羞惡之性則其為不肖也孰禦哉此得乎性之不正而揚子之兼所謂性者也有人於此才可以賤而賤罪可以死而死是人之所自為也此得乎命之不正者而孟子之所

兼謂命者也有人於此才可以貴而賤德可以生而死是非人之所為也此得乎命之正者而揚子之所謂命也今夫羞利之不厚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而至乎不肖則揚子豈以謂人之性而不以罪其人哉亦必惡其失性之正也才可以賤而賤罪可以死而死則孟子豈以謂人之命而不以罪其人哉亦必惡其失命之正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支之於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否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然則孟揚之說果何異乎今學者是孟子則非揚子是揚子則非孟子蓋知讀其文而

不知求其指耳而曰我知性命之理誣哉

材論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衆患上之人不欲其衆不患士之不欲為患上之人不使其為也夫材之用國之棟梁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衆不使其為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尤蔽者以為吾之位可以去辱絕危終身無天下之患材之得失無補於治亂之數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於敗亂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祿貴富足以誘天下之士榮辱憂戚在我吾可以坐驕天下之士將無不趨我者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養育取用之道而認認然以

為天下實無材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二蔽也  
此三蔽者其為患則同然而用心非不善而猶可以論其  
失者獨以天下為無材者耳蓋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  
特未知其故也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異於人哉惟  
其遇事而事治畫策而利害得治國而國安利此其所以  
異於人也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審用之則雖抱臯夔稷  
契之智且不能自異於眾况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  
之有異能於其身猶錐之在囊其末立見故未有有其實  
而不可見者也此徒有見於錐之在囊而固未覩夫馬之  
在廐也駑驥雜處飲水食芻嘶鳴啼齧求其所以異者莫  
矣及其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煩御一頓其轡而千里

已至矣當是之時使駕馬並驅則錐傾輪絕勒敗筋傷骨  
不舍晝夜而追之遼乎其不可及也夫然後騏驥驥驥囊  
與駑駘別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天下為無材盡  
其道以求而試之上之道在當其所能而已夫南越之  
脩篲篲以百鍊之精金羽以秋鷲之勁翮加強弩之上而  
殲之干步之外雖有犀兕之捍無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  
之利器而決勝觀武之所寶也然用以敲扑則無以異於  
朽槁之挺是知錐得天下之瑰材桀智而用之不得其方  
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於是銖量其能而審處之  
使大者小者長者短者強者弱者無不適其任者焉如是  
則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奮其所知以効小事况其賢能

智力卓犖者乎嗚呼後之在位者蓋未嘗求其說而試之以實也而坐曰天下果無材亦未之思而已矣或曰古之人於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獨言甘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天下法度未立之後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則能復先王之法度能復先王之法度則天下之小事無不如先王時矣況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獨言求而用之之道也噫今天下蓋嘗患無材吾聞之六國合從而辯說之材出劉項並世而籌畫戰鬪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謨謀諫諍之佐來此數輩者方此數君未出之時蓋未嘗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天下之廣人物之衆而曰果無材可用者吾不信也

命辭

先王之俗壞天下相率而為利則強者得行無道弱者不得行道貴者得行無禮賤者不得行禮孔子脩身潔行言必由繩墨陳蔡大夫惡其議已率衆而圍之此乃所謂不得行道也公行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出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說孟子曰我欲為禮也方是時不獨右師不說凡與右師言者蓋皆不說也此乃所謂不得行禮也然孔子不以弱而離指孟子不以賤而失禮故立乎千世之上而為學者師右師陳蔡之大夫卒亦不得傷焉以其有命也今不知命之人則則不以道御之而曰有命焉彼安能困我由此則

死乎后痛之下者猶正命也。錄則不以禮節之而曰不出  
禮及拘焉。由此則是貧賤可以智去也。夫桑而不以禮節  
之割而不以道御之其難免一也。故易旅之初六與上九  
同患。悲夫。離道以合世去禮以從俗苟命之窮矣。孰能恃  
此以免者乎。

對疑

已亥勅書自今內殿崇班以上大喪致其事供奉官以下  
則勿致如其故。於是疑者以為供奉官以下亦亡大夫  
也。而朝廷獨過之如此。顧而問曰。今予以謂如何。嘗揭原  
朝廷之意以對曰。先王之制喪禮不飲酒不食肉不御於  
內以致其哀戚者。所謂禮之實而其行之在我者也不論

其人之貴賤不視其世之可否而使之同者也。然而有疾  
則雖賤者亦使之飲酒而食肉。此所謂以權制者也。或不  
言而事行或言而後事行或身執事而後行者所謂禮之  
文而其行之在物者也。論其人之貴賤視其世之可否而  
為之節者也。視其世之可否而為之節故金革之事則雖  
貴者亦有時乎而無辟此所謂以權制者也。今欲使三班  
趨走給使之吏大喪則皆無以身執事而從古者卿士大  
夫之禮此固盛世之所宜急而先王以孝理天下之意然  
而事又有先於此者。古之時卿大夫之喪所以聽身不執  
事者為其可以不身執事也。其可以不身執事者何也。古  
之人君於其卿士大夫之喪所以存問養恤者蓋不誣於

其在事之時其有大喪而得不以身執事者以其臣屬足  
使而祿賜足以事養故也今三班趨走給使之吏其素所  
以富養之非備厚也一日使去位而治喪則朝廷視遇與  
廢人之在野者無以異庶人之在野者所以奠祭其先人  
畜養其妻子有常產矣三班趨走給使之吏去位而治喪  
則其使令非有臣屬事養非有祿賜一日無常產則其窮  
乃有欲比於廢人而不得者若用事者不為之憂此而曰  
汝必無以身執事則亦有餓而死者耳然而世之議者方  
曰今之小吏去位而治喪者衆矣吾未見有餓而死者夫  
今之去位而治喪者自非多積餘藏有以活身則孰能無  
以身執事者乎今欲使之去位而治喪故欲使其致喪之

實而無以身執事也苟不能使之無以身執事而徒使之  
去位則豈盛世之所急而先王以孝理天下之意也愚故  
曰事又有先於此者謂所以存問恤養士大夫如古之時  
者今之所先也夫明吾政以贍天下之財而存問恤養士  
大夫如古之時此吾之所易為也仰無以奠祭其先人俯  
無以畜養其妻子然且去位而治喪無以身執事以致古  
者士大夫之禮此人所難行也捨吾之所易為而忽不謀  
曰是皆先王之事非吾今日之所能為也操人之所難行  
而誅之不釋曰古之士大夫皆然爾奚事而不為朝廷或  
者以為此非先王以權制喪內恕及人之道故止而不為  
雖然愚亦有疑焉欲內恕以及人而不為吾之所易為者

何也

新刊臨川王荆公先生文集卷之六十四

夫天之所為者天也地之所為者地也人之所為者人也天不可及也地不可及也人不可及也故君子必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不可與處也夫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不可與處也夫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不可與處也

新刊臨川王荆公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五

論議

洪範傳

易象論

洪範傳

五行天所以命萬物者也故初一日五行五事人所以繼天道而成性者也故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人君所以脩其心治其身者也脩其心治其身而後可以為政於天下故次三曰農用八政為政必協之歲月日星辰曆數之紀故次四曰協用五紀既協之歲月日星辰曆數之紀當立之以天下之中故次五曰建用皇極中者所以立本而未



足以趣時趣時則中不中無常也唯所施之宜而已矣故  
次六曰又用三德有皇極以立本有三德以趣時而人君  
之能事且矣雖然天下之故猶不能無疑也疑則如之何  
謀之人以盡其智謀之鬼神以盡其神而不專用已也故  
次七曰明用稽疑雖不專用已而參之於人物鬼神然而  
反身不誠不善則明不足以盡人物幽不足以盡鬼神則  
其在我者不可以不思在我者其得天微而難知莫若質  
諸天物之顯而易見且可以為戒也故次八曰念用庶證  
自五事至於庶證各得其序則五福之所集自五事至於  
庶證各失其序則六極之所集故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  
六極敬者何君子所以直內也言五事之本在人心而已

農者何厚也言君子之道施於有政取諸此以厚彼而已  
有本以保常而後可立也故皇極曰建有變以趣時而後  
可治也故三德曰又嚮者慕而欲其至也威者畏而欲其  
亡者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何也五  
行也者成變化而行鬼神往來乎天地之間而不窮者也  
是故謂之行天一生水其於物為精上者一之所生也地  
二生火其於物為神上者有精而後從之者也天三生木  
其於物為魂上從神者也地四生金其於物為魄上者為  
魂而後從之者也天五生土其於物為意精神魂魄具而  
後有意自一六至於天五五行之生數也以竒生者成而  
耦以耦生者成而竒其成之者皆五上者天数之中也蓋

中者所以成物也道立於三變於五而天地之數具其為  
十也耦之一而已蓋五行之為物其時其位其材其氣其性  
其形其事其情其色其聲其臭其味皆各有耦推而散之  
無所不通一柔一剛一晦一明故有正有邪有美有惡有  
有醜有好有凶有吉性命之理道德之意皆在是矣耦之  
中又有耦焉而萬物之變遂至於無窮其相生也所以相  
繼也其相克也所以相治也善惡也以相治故序六府以相克  
語時也以相繼故序成德所在以相生洪範語道與命故其序  
與語器與時者異也道者萬物莫不由之者也命  
者萬物莫不聽之者也器者道之散時者命之運  
由於道聽於命而不知者百姓也由於道聽於命

而知之者君子也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  
聽唯天下之至神為能與於此夫火之於水妻道也其於  
上母道也故神從志無志則從意志致一之謂精唯化下  
之至精為能合天下之至神精與神一而不離則變他之  
所為在我而已是故能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  
聽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上爰稼穡  
何也北方陰極而生寒上生水南方陽極而生熱上生火  
故水潤而火炎水下而火上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上生  
木上者陽中故能變能變故曲直西方陰止以收而生  
燥上生金上者陰中也故能化能化故從革中央陰陽交  
而生濕上生土土者陰陽冲氣之所生也故發之而為稼

欽之而為稼曰者所以命其故爰者言於之稼穡而已潤者性也炎也氣也上下者位也曲直者形也從革者材也稼穡者人事也冬物之性復上者性之所故於水言其性夏物之氣交上者氣之時故於火言其氣陽極上陰極下而後各得其位故於水火言其位春物之形著故於木言其形秋物之材成故於金言其材中央人之位也故於土言人事水言潤則火爍土溽木敷金斂皆可知也火言炎則水冽土之炁木溫金清皆可知也水言下火言上則木左金右土中大皆可知也推類而反之則曰後曰前曰西曰東曰北曰南皆可知也木言曲直則土圜金方火銳水平皆可知也金言從革則木變土化木因火革皆可知也土

言稼穡則水之井洫火之燹治木金之為械器皆可知也所謂木變者何灼之而為火爛之而為土此之謂變所謂上化者何能燻能潤能敷能斂此之謂化所謂水因者何因井而其因苦而苦因蒼而蒼因白而白此之謂因所謂火革者何革生以為孰革柔以為剛革剛以為柔此之謂革金亦能化而命之曰從革者何可以圜可以平可以銳可以曲直然非火革之則不能自化也是故命之曰從革也夫金陰精之純也是其所以不能自化也蓋天地之用五行也水施之火化之木生之金成之土和之施生以柔化成以剛故木撓而水弱金堅而火悍上堅而濟以和萬物之所以成也奈何終於撓弱而欲以收成物之功哉潤

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何也寒  
生水七生鹹故潤下作鹹熱生火七生苦故炎上作苦風  
生木七生酸故曲直作酸燥生金七生辛故從革作辛溫  
生土七生甘故稼穡作甘生物者氣也成之者味也以奇  
生則成而耦以耦生則成而奇寒之氣堅故其味可用以  
五音氣味故其味可用以燥氣故其味可用以  
散土者冲氣之所生也冲氣則無所不和故其味可用以  
緩而已氣堅則壯故苦可以養氣脉與則和故鹹可  
以養骨筋散則不攣故辛可以養筋肉緩則不  
壅故甘可以養肉堅之而後可以與收之而  
後可以散欲緩則用甘不欲

則弗用也古之養生治疾者必先通乎此不通乎此而能  
已人之疾者蓋寡矣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  
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  
作又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何也恭則貌欽故作肅從則  
言順故作又明則善視故作哲聰則善聽故作謀睿則思  
無所不通故作聖五事以思為主而貌最其所後也而其  
次之如此何也此言脩身之序也恭其貌順其言然後可  
以學而至於哲既哲矣然後能聽而成其謀能謀矣然後  
可以思而至於聖思者事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思所以  
作聖也既聖矣則雖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可也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

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何也食貨人之所以相  
生養也故一曰食二曰貨有相生養之道則不可不致孝  
於鬼神而著不忘其所自故三曰祀有所以相生養之道  
而知不忘其所自然後能保其居故四曰司空司空所以  
居民民保其居然後可教故五曰司徒司徒所以教民教  
之不率然後侯之以刑戮故六曰司寇自食貨至于司寇  
而治內者具矣故七曰賓八曰師賓所以接外治師所以  
接外亂也自食貨至於賓師莫不有官以治之而獨曰司  
空司徒司寇者言官則以知物之有官言物則以知官之  
有物也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何也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上考之星辰下考之曆數然後

歲月日時不夫其政故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  
五曰曆數曆者數也數者一二三四是也五紀之所成終  
而所成始也非特曆而已先王之舉事也莫不有時其制  
物也莫不有數有時故莫敢廢有數故莫敢踰蓋堯舜所  
以同律度量衡協時月正日而天下治者取諸此而已皇  
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何也皇君也極  
中也言君建其有中則萬物得其所故能集五福用敷錫  
其庶民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何也言庶民以  
君為中君保中則民與之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  
比德惟皇作極何也言君中則民人中也庶民無淫朋人  
無比德者惟君為中而已蓋君有過行偏政則庶民有淫

朋人有比德矣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何也言民之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其所猷所為所守之當否所猷所為所守不協于極亦不罹于咎君則容受之而康汝顏色以誘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雖未可以錫之福然亦可教者也故當受之而不當譴怒也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康而色之謂也其曰我所好者德則是協于極則非但康汝顏色以受之又當錫之福以勸焉如此則人惟君之中又不言攸好德則錫之福而言曰子攸好德則錫之福何也謂之皇極則不為已甚也攸好德然後錫之福則獲

福者寡矣是為已其而非所以勸也曰子攸好德則錫之福則是苟華以從吾之攸好者吾不深探其心而皆錫之福也此之謂皇極之道也無虐菴獨而畏高明何也言苟曰好德則雖菴獨必進寵之而不虐苟曰不好德則雖高明必罪廢之而不畏也蓋菴獨也者衆之所違而虐之者也高明也者衆之所比而畏之者也人君蔽於衆而不知自用其福威則不期虐菴獨而菴獨實見虐矣不期畏高明而高明實見畏矣菴獨見虐而莫勸其作德則為善者不長高明見畏而莫懲其作偽則為惡者不消善不長惡不消人人離德作偽則大乱之道也然則虐菴獨而寬朋黨之多畏高明而忽卑賤之賤最人君之大戒也人之

有能有為使盡其行而邦其昌何也言有能者使在職而  
盡其材有為者使在位而盡其德則邦昌也人君孰不欲  
有能者羞其材有為者羞其德然曠千數百年而未有一  
人致此蓋聰不明而無以通天下之志誠不至而無以同  
天下之德則智以難知而為愚者所詘賢以寡助而為不  
肖者所困雖欲羞其行不可得也通天之志在窮理同天  
下之德在盡性窮理矣故知所謂咎而弗受知所謂德而  
錫之福盡性矣故能不虐蒙獨以為仁不畏高明以為義  
如是則愚者可誘而為智也雖不可誘而為智必不使之  
詘智者矣不肖者可革而為賢也雖不可革而為賢必不  
使之困賢者矣夫然後有能有為者得羞真行而邦以昌也凡

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何  
也言凡正人之道既富之然後善雖然徒富之亦不能善  
也必先治其家使人有好於汝家然後人從汝而善也汝  
弗能使有好於汝家則人無所視效而放僻邪侈亦無不  
為也蓋人君能自治然後可以治人能治人然後人為之  
用人為之用然後可以為政於天下為政於天下者在乎  
富之善之而善之必自吾家人始所謂自治者惟皇作極  
是也所謂治人者弗協于極弗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  
色曰三做好德汝則錫之福無虐蒙獨而畏高明是也所  
謂人為之用者有能有為使盡其行而邦其昌是也所謂  
為政於天下者凡厥正人是也既曰能治人則人固已善

矣又曰富之然後善何也所謂治人者教化以善之也所謂富之然後善者政以善之也徒教化不能使人善故繼之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徒政亦不能使人善故卒之曰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也于其無好德汝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何也既言治家不善不足以正人也又言用人不善不足以正身言崇長不好德之人而錫之福亦用咎作汝而已矣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也無黨無偏王道平也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彛是明于帝其訓何也言君所以虛其心平其意唯義所在以會歸其有中者其說以為人君以中

道布言是以為善是以為訓者于天其訓而已夫天之為物也可謂無作好惡作惡無偏無黨無反無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蕩也者言乎其大平也者言乎其治大而治終於正直而王道成矣無偏者言乎其居無黨者言乎其所以所與者無偏故能所與者無黨故曰無偏無黨以所與者無黨故能所居者無偏故曰無黨無偏也者言乎其至於側陂不已乃至於反始曰無偏無陂者率義以治心不可以有偏陂也卒曰無反無側者及其成德也以中庸應物則要之使無反側而已路大道也正直中德也始曰義中曰道曰路卒曰正直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之謂也孔子以為示之以好惡



而民知禁今日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何也好惡者性也天命之謂性作者人為也人為則與性反矣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命有德討有罪皆天也則好惡者豈可以人為哉所謂示之以好惡者性而已矣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迓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何也言凡厥庶民以中道言是訓是行以迓天子之光者其說以為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當順而此之以效其所為而不可逆蓋君能順天而效之則民亦之君而效之也二帝三王之誥命未嘗不稱天者所謂于帝其訓之此人之所以化其上也及至後世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而欲人之弗叛也不亦難矣乎

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何也直而不正者有矣以正正直乃所謂正也曲而不直者有矣以直正曲乃所謂直也正直也者變通以趣時而未離剛柔之中者也剛克也者剛勝柔者也柔克也者柔勝剛者也平康正直疆弗友剛克燮友柔克何也燮者和孰上之所為者也友者右助上之所為者也疆者弗柔從上之所為者也弗友者弗右助上之所為者也君君臣臣適各當分所謂正直也若承之者所為柔克也若威之者所謂剛克也蓋先王用此三德於一頓一笑未嘗或失況以大施於慶賞刑威之際哉故能為之其味有也治之其未亂也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何也言人君之用剛克也沈潛之於內其用柔克

克也發見之於外其柔克也抗之以高明其用剛克也養之以卑晦沈潛之於內所以制姦隱發見之於外所以昭忠善抗之以高明則雖柔過而不廢養之以卑晦則雖剛過而不折易曰道有變動故曰文文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言凶生焉吉凶之生豈在夫大哉蓋或一嘖一笑之間而已洪範之言三德與舜典臯陶謨所序不同何也舜典所序以教胃子而臯陶謨所序以知人臣故皆先柔而後剛洪範所序則人君也故獨先剛而後柔至於正直則舜典洪範皆在剛柔之先而臯陶謨乃獨在剛柔之中者教人治人宜皆以正直為先至於序德之品則正直者中德也固宜在柔剛之中也推辟作福推辟作

威惟辟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潛惑何也執常以事君者臣道也執權以御臣者君道也三德者君道也作福柔克之事也作威剛克之事也以其伴於神天也是故謂之福作福以懷之作禍以威之言作福則知威之為禍言作威則知福之為懷也皇極者君與臣民共由之者也三德者君之所獨任而臣民不得僭焉者也有其權必有禮以章其別故惟辟王食也禮所以定其位權所以固其政下僭禮則上失位下侵權則上失政上失位則亦失政矣上失位失政人所以亂也故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惑也側頗

僻者臣有作福作威之効也僭或者臣有玉食之効也民側頰僻也易而其僭或也難民僭或則人可知也人側頰僻則民可知也其曰庶民有淫朋人有此德亦若此而已矣於淫朋曰庶民於僭或曰民而已何也僭或者民或有焉而非衆之所能也天子皇王辟皆君也或曰天子或曰皇或曰王或曰辟何也皇極于帝其訓者所以繼天而順之故稱天子建有極者道故稱皇好惡者德故稱王福威者政故稱辟道所以成德德所以立政故言政於三德而稱辟也建有極者道故稱皇則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何也吾所建者道而民所知者德而已矣七終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兩曰齋曰蒙曰驛曰克曰貞

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或何也言有所擇有所建則立卜筮人卜筮凡七而其為卜者五則其為筮者二可知也先卜而後筮則筮之為正悔亦可知也衍者吉之謂也或者凶之謂也吉言衍則凶之為耗可知也凶言或則吉之為當亦可知也此言之法也蓋自始造書則固如此矣福之所以為福者於文從畀畀則衍之謂也禍所以為禍者於文從畀畀則或之謂也蓋或也當也言乎其位衍也耗也言乎其數夫物有吉凶以其位與數而已六五得位矣其為九四所難者數不足故也九四得數矣其為六五所制者位不當故也數衍而位當者吉數耗而位或者凶此天地之道陰陽之義君子小人之所以相為消長中國夷

并公集  
論語文義  
九三  
狄之所以相為強弱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蓋聖人君子以察存亡以御治亂必先通乎此不通乎此而為百姓之所與者蓋寡矣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何也卜筮者質諸鬼神其從與違為難知故其占也從衆而已也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謀及卜筮何也言人君有大疑則當謀之於己已不足以決然後謀之於卿士又不足以決然後謀之於庶民又不足以決然後謀之於鬼神尤人君之所欽也然而謀之反在乎卿士庶民之後者吾之所疑而謀者人事也必先盡之人然後及鬼神焉固其理也聖人以鬼神為難知而卜筮如此其可信者易曰成天下之亶亶者莫大乎蓍龜唯其誠

之有五物一極備凶一極無亦凶其施之小大緩急無常其所以成物者要之適而已人之有五事一極備凶一極備凶一極無亦凶施之小大緩急亦無常其所以成民者亦要之適而已故雨暘燠寒風者五事之證也降而萬物悅者肅也故若時雨然升而萬物理者乂也故若時暘然拈者陽也故若時燠然謀者陰也故若時寒然睿其思心無所不通以濟四事之善者聖也故若時風然狂則蕩故常雨若僭則亢故常暘若豫則解緩故常燠若急則縮粟故常寒若冥其思心無所不入以濟四事之惡者蒙故常風若也孔子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君子之於人也固常思齊其賢而以其不肖為戒况天者固人君之

所當法象也則質諸彼以驗此固其宜也然則世之言災  
異者非乎曰人君固輔相天地以理萬物者也天地萬物  
不得其常則恐懼修省固亦其宜也今或以為天有是變  
必由我有是辜以致之或以為災異自天事耳何豫於我  
我知修人事而已蓋由前之說則蔽而蕙由後之說則固  
而怠不蔽不蕙不固不怠者亦以天變為已懼不曰天之  
有某變必以我為某事而至也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  
失而已矣此亦念用庶證之意也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  
尹惟日何也言自王至於師尹猶歲月日三者相繫屬也  
歲月日有常而不可變所摠大者不可以侵小所治少者  
不可以僭多自王至于師尹三者亦相繫屬有常而不可

變所摠大者亦不可以侵小所治少者亦不可以僭多故  
歲月日者王及卿士師尹之證已歲月日時無易有穀用  
成人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有穀用不  
成人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何也既以歲月日三  
者之時為王及卿士師尹之證也而王及卿士師尹之職  
亦皆協之歲月日時之紀焉故歲有會月有夏日有成大  
者省其大而略小者治其小而詳其小人詳略得其序則  
功用興而分職治矣故百穀用成人用明俊民用章家用  
平康小大詳略失其序則功用無所程分職無所考故百  
穀用不成人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也庶民惟星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何也言星之好不猶庶民之欲不

同星之好不一待月而後得其所好而月不能違也  
庶民之欲不同待卿士而後得其所欲而卿士亦不  
能違也故星者庶民之證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何也言歲之所以為歲以日月之有行而歲無為也  
猶王之所以為王亦以卿士師尹之有行而王無為  
也春秋者陰陽之中冬夏者陰陽之正陰陽各致其  
正而後歲成有冬有夏者言歲之成也月之從星則  
以風雨何也言月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星則風雨作  
而歲功成猶卿士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民則治教政  
令行而王事立矣書曰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  
視夫民者天之所不能違也而況於王乎况於卿士乎

之不至而已矣用其至誠則鬼神其有不應而龜筮其有  
不告乎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  
其康疆子孫其逢吉何也將有作也心從之而人神之所  
弗異則有餘慶矣故謂之大同而子孫其逢吉也汝則從  
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  
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何也吾之所  
謀者疑也可以作可以無作然後謂之疑也而從者衆則  
作而吉也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  
凶何也尊者從卑者逆故逆者雖衆以作內猶吉也龜筮  
其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何也所以謀之心謀之人者盡  
矣然猶不免於疑則謀及於龜筮故龜筮之所共違不可

以有作也庶徵曰雨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者何也曰雨  
曰暘曰燠曰寒曰風者自肅時雨若以下是也曰時者自  
玉省堆歲以下是也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何也  
陰陽和則萬物盡其性極其材言庶草者以為物之尤微  
而莫養又不知自養也而猶蕃廡則萬物得其性皆可知  
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何也兩極備則為常兩暘極備則  
為常暘風極備則為常風燠極無則為常寒寒極無則為  
常燠此饑饉疾厲之所由作也故曰凶曰休徵曰肅時雨  
若曰人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  
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  
曰蒙恒風若何也言人居之有五事猶天之有五物也夫

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何也人之始主也莫不有壽之道焉得其常性則壽矣故  
一曰壽少吾而有為也莫不有富之道焉得其常產則富  
矣故二曰富得其常性又得其常產而繼之以毋擾則康  
寧矣故三曰康寧也夫人君使人得其常性又得其常產  
而繼之以毋擾則人好德矣故四曰攸好德好德則能以  
令終故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  
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何也不考終命謂之凶蚤死謂之短  
中絕謂之祈禍莫大於凶短折疾次之憂次之貧又次之  
故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凶者考終命之反  
也短折者壽之反也疾憂者康寧之反也貧者富之反也

此四極者使人畏而欲其亡故先言人之所尤畏者而以  
猶愈者次之夫君人者使人失其常性又失其常產而繼  
之以擾則人不好德矣故五曰惡六曰弱惡者小人之剛  
也弱者小人之柔也九疇曰初曰次而五行五事八政五  
紀三德五福六極特以一二數之何也九疇以五行爲初  
而水之於五行貌之於五事食之於八政歲之於五紀正  
直之於三德尊凶短折之於五福六極不可以爲初故也  
或曰箕子之所次自五行至於庶證而今獨曰自五事至  
于庶證各得其序則五福之所集自五事至于庶證各極  
其序則六極之所集何也曰人君之於五行也以五事脩  
其性以八政用其材以五紀協其數以皇極建其常以三

德治其變以稽疑考其難知以庶證上其失得自五事至  
于庶證各得其序則五行固已得其序矣或曰世之不好  
德而能以令終與好德而不得其死者衆矣今日好德則  
能以令終何也曰孔子以爲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  
免君子之於吉凶禍福道其常而已幸而免與不幸而及  
焉蓋不道也或曰孔子以爲富與貴人之所欲貧與賤人  
之所惡而福極不言貴賤何也曰五福者自天子至於庶  
人皆可使慕而欲其至六極者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可使  
畏而欲其亡若夫貴賤則有常分矣使自公侯至於庶人  
皆慕貴欲其至而不欲賤之在已則陵犯篡奪之行日起  
而上下莫安其命矣詩曰肅王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蓋王者之世使賤者之安其賤如此夫豈使知貴之為可  
慕而欲其至賤之為可畏而欲其亡乎

新刊臨川荆公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五終

新刊臨川王荆公先生文集卷之六十六

論議

周南詩次解

禮論

禮樂論

大人論

致一論

九卦論

周南詩次解

王者之治始之於家家之序本於夫婦正夫婦正者在求  
有德之淑女為后妃以配君子也故始之以關雎夫淑女

所以有德者其在家本於女工之事也故次以葛覃有女  
功之本而后妃之職盡矣則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求賢  
審官者非所能專有志而已故次之以卷耳有求賢審官  
之志以助治其外則於其內治也其能有嫉妬而不逮下  
乎故次之樛木無嫉妬而逮下則子孫衆多故次之以螽  
斯子孫衆多由其不妬忌則致國之婦人亦化其上則男  
女正婚姻時國無鰥民也故次之以桃夭國無鰥氏然後  
好德賢人衆多故次之以免置好德賢人衆多是以室家  
和平而婦人樂有子則后妃之美具矣故次之以采芣后  
妃至於國之婦人樂有子者由文王之化行使南國江漢  
之人無思犯禮此德之廣也故次之以漢廣德之所及者

廣則化行乎汝墳之國能使婦人閱其君子而勉之以正  
故次之以汝墳婦人能勉君子以正則天下無犯非禮雖  
衰世公子皆能信厚此關雎之應也故次之以麟之趾焉

禮論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偽吾是以  
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  
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為偽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  
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  
則為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偽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  
人之化性為起偽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  
爾凡為禮者必訕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

而為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為長者讓擊毬曲拳以見其恭  
夫民之於此其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已而隨之以  
刑也故荀卿以為特刼之法度之威而為之於外爾此亦  
不思之過也夫斲木而為之器服馬而為之駕此非生而  
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  
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銜勒之制後  
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  
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刼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  
聖人捨木而不為器捨馬而不為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  
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為  
之制焉故其制難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

苟不為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久而疾其母者矣此亦  
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為偽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為真  
乎比荀卿之所以為不思也天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  
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  
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謂天性無是而  
可以化之使偽耶則狙猿亦可使為禮矣故曰禮始於天  
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為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  
之見也

禮樂論

氣之所稟命者心也視之能必見聽之能不聞行之能必  
至思之能必得是誠之所至也不聽而聰不視而明不思

而得不行而至是性之所固有而神之所自生也盡心盡  
誠者之所至也故誠之所以能不測者性也賢者盡誠以  
立性者也聖人盡性以至誠者也神生於性性生於誠誠  
生於心心生於氣氣生於形形者有生之本故養生在於  
保形充形在於育氣育氣在於寧心寧心在於致誠養誠  
在於盡性不盡性不足以養生能盡性者至誠者也能至  
誠者寧心者也能寧心者養氣者也能養氣者保形者也  
能保形者養生者也不養生不足以盡性也生與性之相  
因循志之與氣相為表裏也生渾則蔽性性渾則蔽生猶  
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也先王知其然是故體天下之  
性而為之禮和天下之性而為之樂禮者天下之中經樂

者天下之中和禮樂者先王所以養人之神正人氣而歸  
正性也是故大禮之極簡而無文大樂之極易而希聲簡  
易者先王建禮樂之本意也世之所重聖人之所輕世之  
所樂聖人之所悲非聖人之情與世入相反聖人內求世  
人外求內求者樂得其性外求者樂得其欲欲易發而性  
難知此情性之所以正反也衣食所以養人之形氣禮樂  
所以養人之性也禮反其所自始樂反其所自生吾於禮  
樂見聖人所貴其生也至矣世俗之謂養生非君子之  
事是未知先王建禮樂之意也養生以為仁保氣以為義  
去情却欲以盡天下之性修神致明以趨聖人之域聖人  
之言莫大類淵之問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

勿動則仁之道亦不遠也耳非取入而後聽目非取入而後視口非取諸人而後言也身非取諸人而後動也其守至約其取至近有心有形者皆有之也然而顏子且猶病之何也蓋人之道莫大於此非禮勿聽非謂掩耳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之聰也非禮勿視非謂掩目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亂吾之明也非禮勿言非謂止口而無言也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之辭也非禮勿動非謂止其窮而不動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之氣也天下之物豈特形骸自為哉其所由來蓋微矣不聽之時有先聰焉不視之時有先明焉不言之時有先言焉不動之時有先動焉聖人之門惟顏子可以當斯語矣是故非耳以為聰而

不知所以聰者不足以盡天下之聰非目以為明而不知所以明者不足以盡天下之視聰明者耳目之所能為而所以聰明者非耳目之所能為也是故待鐘鼓而後樂者非深於樂者也待玉帛而後恭者非深於禮者也貴擗士鼓而樂之道備矣燔黍捭豚污尊杯飲禮既備矣然大裘無文大輅無飾聖人獨以其事之所貴者何也所以明禮樂之本也故曰禮之近人情非其至者也曾子謂孟敬子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觀此言也曾子而不知道也則可使曾子而為知道則道不遠乎言貌辭氣之間何待於外哉是故古之人目擊而道已存不

言而意已傳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莫不由此也  
是故先王之道可以傳諸言効諸行者皆其法度刑政而  
非神明之用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  
而信存乎德行去情却欲而神明生矣修神致明而物自  
成矣是故君子之道鮮矣齊明其心清明其德則天地之  
間所有之物皆自至矣君子之守至約而其至也廣其取  
至近而其應也遠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  
成其變化變化之應天人之極致也是以書言天人之道  
莫大於洪範洪範之言天人之道莫大於貌言視聽思大  
哉聖人獨見之理傳心之言乎儲精晦息而通神明君子  
之所不至者三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不失足於人不

失色者容貌精也不失口者語默精也不失足者行止精  
也君子之道也語其大則天地不足容也語其小則不見  
秋毫之末語其強則天下莫能敵也語其約則不能致傳  
記聖人之遺言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蓋  
性也大禮性之中大樂性之中和之情通乎神明故  
聖人儲精九重儀鳳凰脩五事而關陰陽是天地位而三  
光明四時行而萬物和詩曰鶴鳴於九臯聲聞于天故孟  
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充塞乎天地之間揚子曰貌言  
視聽思性所有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也嗚呼禮樂之意不  
傳久矣天下之言養生脩性者歸於浮屠老子而已浮屠  
老子之說行而天下為禮樂者獨之順流俗而已夫使天

下之人驅禮樂之文以順流俗為事欲成治其國家者此  
梁晉之君所以取敗之禍也然而世非知之也者何耶特  
禮樂之意大而難知老子之言近而易輕聖人之道得諸  
已從容人事之間而不離其類焉浮屠直空虛窮苦絕山  
林之間然後足以善其身而已由是觀之聖人之與釋老  
其遠近難易可知也是故賞與古人同而勸不同罰與古  
人同而威不同仁與古人同而愛不同智與古人同而識  
不同言與古人同而信不同同者道也非同者心也易曰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昔宓子賤為單父宰而單父之人化  
焉今王公大人有堯舜伊尹之勢而無子賤一邑之功者  
得非學術素 而道未明歟夫天下之人非不勇為聖人

之道為聖人之道者時務速售諸人以為進取之皆今夫  
進取之道譬諸鈎索物耳幸而多得其數則行為王公大  
人若不幸而少得其數則裂逢掖之衣為商賈矣由是觀  
之王公大人同商賈之得志者也此之謂孝術淺而道不  
明由此觀之得志而居人之上復治聖人之道而不捨焉  
人矣內而好愛之容盡其欲外有便嬖之諛驕其志向之  
所能者日已忘矣今之所好者日已至矣孔子曰有顏回  
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又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夫顏  
子之所學者非世人之所學不遷怒者求諸己不貳過者  
見不善之端而止之也世之人所謂退顏子之所謂進也  
人之所謂益顏子之所謂損也易曰損先難而後獲顏子

之謂也耳損於聲目損於色口損於言身損於動非先難  
歟及其至也耳無不聞目無不見言無不信動無不服非  
後得歟是故君子之學始如愚人焉如童蒙焉及其至也  
天地不足大人物不足多鬼神不足為隱諸子之支離不  
足惑也是故天之高也日月星辰陰陽之氣可端策而數  
也地至大也山川丘陵萬物之形人之常產可指籍而定  
也是故星曆之數天地之法人物之所皆前世致精好學  
聖人者之所建也後世之人守其成法而安能知其始焉  
傳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此之謂也故古之人言道者莫  
先於天地言天地者莫先乎身言身者莫先乎性言性者  
莫先乎精精者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聖人所以配之

故御人莫不盡能而造父獨得之非車無不能造父精之  
也射人莫不盡能而羿獨得之非弓矢之不同羿精之也  
今之人與古之人一也然而用之則二也造父用之以為  
御羿用之以為射盜蹠用之以為賊

大人論

孟子曰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  
可知之之謂神夫此三者皆聖人之名而所以耦之之不  
同者所指異也由其道而言謂之神由其隱而言謂之聖  
由其事業而言謂之大人古之聖人與道未嘗不入於神  
而其所稱止乎聖人者以其道存乎虛無寂寞不可見之  
間苟存乎人則所謂德也是以人之道雖神而不得以神



自名名乎其德而已夫神雖至矣不聖則不顯聖雖顯矣  
不六則不形故曰此三者皆聖人之名而所以稱之之不  
同有所指異也易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夫易  
之為書聖人之道於是乎盡矣而稱卦以智不稱以神者  
以其存乎爻也存乎爻則道之用見於器而剛柔有所定  
之矣剛柔有所定之則非其所謂化也且易之道於乾為  
至而乾之盛莫盛於二五而二五之辭皆稱利見大人言  
二爻之相求也夫二爻之道豈不至於神矣乎而止稱大  
人者則所謂見於器而剛柔有所定爾蓋剛柔有所定則  
聖人之事業也稱其事業以大人則其道之為神德之為  
聖可知也孔子曰顯諸二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

憂聖德大業至矣哉此言神之所為也神之所為雖至而  
無所見於天下仁而後著用而後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  
於密及其仁濟萬物而不窮用通萬世而不倦也則所謂  
聖矣故神之所為當在於盛德大業德則所謂聖業則所  
謂大也世蓋有自為之道而未嘗知此者以為德業之卑  
不足以為道道之至在於神耳於是棄德業而不為夫為  
君子者皆棄德業而不為則萬物何以得其生乎故孔子  
稱神而卒之以德業之至以明其不可棄蓋神之用在乎  
德業之間則德業之至可知矣故曰神非聖則不顯聖非  
大則不形此天地之仁古人之大體也

致一論

萬物莫不有至理焉能精其理則聖人也精其理之道在乎致其一而已致其一則天下之物可以不思而得也易曰一致而百慮言百慮之歸乎一也苟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則可以入神矣既入於神則道之至也夫如是則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之時也雖然天下之事固有可思可為者則豈可以不通其故哉此聖人之所以又貴乎能致用者也致用之效始見乎安身蓋天下之物莫親乎吾之身能利其用以安吾之身則無所往而不濟也無所往而不濟則德其有不崇哉故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此道之序也孔子既已語道之序矣患乎學者之未明也於是又取於爻以喻焉非其所困而困非其所據

而據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以小善為無益以小惡為無傷凡此皆非所以守身崇德也苟欲安其身崇其德莫若藏器於身待時而後動也故君子舉是兩端以明夫安身崇德之道蓋身之安不安德之崇不崇莫不由此兩端而已身既安德既崇則可以致用於天下之時也致用於天下者莫善乎治不忘亂安不忘危莫不善乎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孔子之卒此兩端又以明夫致用之道也蓋用有利不利者亦莫不山此兩端而已夫身安德崇而又能致用於天下則其事業可謂備也事業備而神有未窮者則又當學以窮神焉能窮神則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夫於微彰剛柔之際皆有以知之則道何以復加哉聖人之道

至於是而已也且以顏子之賢而未足以及之則豈非道  
之至乎聖人之學至於此則其視天下之理皆致乎一矣  
天下之理皆致乎一則莫能以惑其心也故孔子取損之  
辭以明致一之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也夫危以動懼以語者豈有他哉不能致一以精天下之  
理故也故孔子舉益之辭以戒曰立心勿恒凶勿恒首蓋  
人一也嗚呼語道之序則先精義而後崇德及喻人以脩  
之之道則先崇德而後精義蓋道之序則自精而至粗學  
之之道則自粗而至精此不易之理也夫不能精天下之  
義則不能入神矣不能入神則天下之義亦不可得而精  
也猶之人身之於崇德也身不安則不能崇德矣不能崇

德則身豈能安乎凡此宜若一而必兩言之者語其序而  
已也

九卦論

處困之道君子之所難也非夫智足以窮理仁足以盡性  
內有以固其德而外有以應其變者其孰能無患哉古之  
人有極天下之困而其心法不累其行能不移患至而不  
傷其身事起而不疑其變者蓋有以處之也處之之道聖  
人嘗言之矣易曰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  
德損以遠害益以與利困以寡怨非以辯義巽以行推此  
其處之之道也夫君子之學至於是則備矣宜其通於天  
下也然而猶困焉者非吾行之過也時有利不利也蓋古

之所謂困者非謂夫其行自困者謂夫行足以通而困於命者耳蓋於此九卦者智有所不能明仁有所不能守則其困也非所謂困而其處困也踈矣夫惟深於此九者而能果以行之者則其通也宜而其困也有以處之惟其學之之素也且君子之行大矣而待禮以和仁義為之內而和之以禮則行之成也而禮之實存乎謙謙者禮之所自起禮者行之所自成也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履欲知履不可以不知謙夫禮雖發乎其心而其文著乎外者也君子知禮而已則溺乎其文而失乎其實忘性命之本而莫能自復矣故禮之弊必復乎本而後可以無患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復雖復乎其本而不能常其德以自固則有時而

失之矣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恒雖能久其志而天下事物之變相代乎吾之前知吾知恒而已則吾之行有時而不可通矣是必度其變而時有損益而後可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損益夫孝如此其至德如此其備則宜乎其通也然而猶困焉者則向所謂困於命者也困於命則動而見病之時也則其事物之變尤衆而吾之所以處之者尤難矣然則其行尤貴於達事之宜而適時之變也故辯義行權然後能以窮通而井者所以辯義巽者所以行權也故君子之孝至乎井巽而大備而後足以自通乎困之時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謂其言之足以自通乎困之時也嗚呼後世人之一困於特則憂患其心而失其故行然卒

至於不能自存也是豈有他哉不知夫九者之義故也

新刊臨川王荆公先生文集卷之六十六

新刊臨川王荆公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七

論議

九變而賞罰可言

夫子賢於堯舜

三不欺

非禮之禮

王霸

性情

勇惠

仁智

中述

行述

九變而賞罰可言

萬物待是而後存者天也莫不由是而之焉者道也道之在我者德也以德愛者仁也愛而宜者義也仁有先後義有上下謂之分先不擅後下不侵上謂之守形者物此者也名者命此者也所謂物此者何也貴賤親疎所以表飾之其物不同者是也所謂命此者何也貴賤親疎所以稱號之其命不同者是也物此者貴賤各有容矣命此者親疎各有號矣因親疎貴賤任之以其所宜為此之謂因任因任之以其所宜為矣放而不察乎則又將大施必原其情必省其事此之謂原省原省明而後可以辨是非是非

明而後可以施賞罰故莊周曰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是說雖微莊周古之人孰不然古之言道德所自出而屬之天者未之有也堯者聖人之盛也孔子稱之曰惟天惟大惟堯則之此之謂明天聰明文思安安此之謂明道德允恭克讓此之謂明仁義次九族列百姓序萬邦此之謂明分守修五禮同律度量衡以一天下此之謂明形名棄后稷契司徒臯陶士垂共工此之謂明因任三載考績五載一巡狩此之謂明原省命舜曰乃言底可績謂禹曰萬世永賴時乃

功蓋茲有苗昏迷不恭此之謂明是非臯陶方祗厥叙方  
施象刑惟明此之謂明賞罰至後世則不然仰而視之曰  
彼蒼蒼而大者何也其去吾不知其幾千萬里是豈能知  
我何哉吾為吾之所為而已安取彼於是遂棄道德離仁  
義略分守慢形名忽因任而忘原省直信吾之是非而加  
人以其賞罰於是天下始大亂而寡弱者號無告聖人不  
作諸子者伺其間而出於是言道德者至於窈冥而不可  
考以至世之有為者皆不足以為言形名者守物誦數罷  
力以至於老而疑道德彼皆忘其智方之不瞻魁然自以  
為聖人者此矣悲夫莊周曰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  
罰可言語道而非其存安取道善乎其言之也華周古之

荒唐人也其於道也蕩而不盡善聖人者與之遇必有以  
約之約之而不馳殆將擯將擯四海之外而不使之疑中  
國雖然其言之者此者聖人亦不能廢

天子賢於堯舜

宰我曰以子觀於天子賢於堯舜遠矣而世之解者必曰  
是於門人之私言而非天下公共之論也而孟子亦曰生  
民以來未有如天子豈亦門人之私言而非天是下公共  
之論哉為是言者蓋亦未之思也夫所謂聖賢之言者無  
一辭之苟其發也必有指焉其指也學者之所不可不思  
也夫聖者至乎道德之妙而後世莫之增焉者之稱也苟  
有能加焉者則豈聖也哉然孟子宰我之所以為是說者

神公文集卷之六十七  
蓋亦言其時而已也者者道發乎伏羲而成乎堯舜繼而  
大之於禹湯文武此數人者皆君天子之位而使天下之  
道寔明寔備者也而又有在下而繼之者焉伊尹伯夷柳  
下惠孔子是也夫伏羲既發之也而其法未成至於堯而  
後成焉堯雖能成聖人之法未若孔子之備也夫以聖人  
之盛用一人之知足以備天下之法而必待至於孔子者  
何哉蓋聖人之心不求有為於天下待天下之變至焉然  
後吾因其變而制之法耳至孔子之時天下之變備矣故  
聖人之法亦自是而後備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此之  
謂也故其所以能備者豈特孔子一人之力哉蓋所謂聖  
人者莫不預有力也孟子曰孔子集大成者蓋言集諸聖

人之事而大成萬世之法耳此其所以賢於堯舜也

三不欺

昔論者曰君任德則下不忍欺君任察則下不能欺君任  
刑則下不敢欺而遂以德察刑為次蓋未之盡也此三人  
者之為政皆足以有取於聖人矣然未聞聖人為政之道  
也夫未聞聖人為政之道而足以有取於聖人者蓋人得  
聖人之一端耳且子賤之政使人不忍欺古有任德之君  
宜莫如堯也然則驩兜猶或以類舉於前則德之使人不  
欺豈可獨任也哉子產之政使人不能欺夫君子可欺以  
其方故使畜魚而校人烹之然則察之使人不欺豈可獨  
任也哉西門豹之政使人不敢欺失不及於德而任刑以



治是孔子所謂民免而無耻者也然則刑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故曰此三人者未聞聖人為政之道也然聖人之道有出此三者手亦兼用之而已昔者堯舜之時此屋之民皆足以封則民可謂不忍欺矣驩兜以丹朱稱於前曰噐訟可乎則民可謂不能欺矣四罪而天下咸服則民可謂不敢欺矣故任德則有不可化者任察則有不可周者任刑則有不可服者然則子賤之政無以正暴惡子產之政無以周隱微西門豹之政無以漸柔良然而三人者能以治者蓋足以治小具而高亂世耳使當堯舜之時所大治者則豈足用哉蓋聖人之政仁足以使民不忍欺智足以使民不能欺政足以使民不敢欺然後天下無或

欺之者矣或曰刑亦足任以治乎曰所任者蓋亦非專用之而足以治也豹治十二渠以利民至乎漢吏不能廢民以為西門君所為不從吏以廢也則豹之德亦足以感於民心矣然則尚刑故曰任刑焉耳使無以懷之而惟刑之見則民豈得或不能欺之哉

非禮之禮

古之人以是為禮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古之禮也古之人以是為義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古之義也夫天下之事其為變豈一乎哉固有迹同而實異者矣今之人認上然求合於其迹而不知權時之變是則所同者古人之迹而所異者其實也事同於古人之迹而異於其

實則其為天下之害莫大矣此聖人所以貴乎權時之變者也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為蓋所謂迹同而實異者也夫君之可愛而臣之不可以犯上蓋夫莫大之義而萬世不可以易者也桀紂為不善而湯武放弑之而天下不以為不義也蓋知向所謂義者義之常而湯武之事有所變而吾欲守其故其為蔽一而其為天下之患同矣使湯武暗於君臣之常義而不達於時事之權變則豈所謂湯武哉聖人之制禮也非不欲儉以為儉者非天下之欲也故制於奢儉之中焉蓋禮之奢為衆人之欲而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儉也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紀儉吾從衆然天下不以為非禮也蓋知向之所謂禮者禮之當

純  
常

而孔子之事為禮之權也且奢者為衆人之所欲而制今衆人能儉則聖人之所欲而禮之所宜矣然則可以無從乎使孔子蔽於制禮之文而不達於制禮之意則豈所謂孔子哉故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為釋者曰非禮之禮若娶妻而朝暮拜之者是也非義之義若藉交以報仇是也夫娶妻而朝暮拜之藉交以報仇中人之所不為者豈待大人而後能不為乎嗚呼蓋亦失孟子之意矣

王霸

仁義禮信天下之達道而王霸之所同也夫王之與霸其所以用者則同而其所以名者則異何也蓋其心異而已矣其心異則其事異其事異則其功異其功異則其名不

前公文集  
論語卷之七  
得不異也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於天下也所以為仁義  
禮信者以為吾所當為而已矣以仁義禮信修其身而移  
之政則天下莫不化之也是故王者之治知為之於此不  
知求之於彼而彼固已化矣霸者之道則不然其心未嘗  
仁也而患天下惡其不仁於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嘗義也  
而患天下惡其不義於是示之以義其於禮信亦若是而  
已矣是故霸者之心為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其  
有為也唯恐民之不見而天下之不聞也故曰其心異也  
齊淵聖公劫於曹洙之刃而許歸其地夫欲歸其地者非  
吾之心也許之者免死而已由王者之道則勿歸焉可也  
而淵聖公必歸之地晉文公伐原約三日而退三日而原

不降由王者之道則雖待其降焉可也而文公必退其師  
蓋其信示於民者也凡所為仁義禮信亦无以異於此  
矣故曰其事異也王者之大若天地然天地无所勞於万  
物而万物各得其性万物雖得其性而莫知其為天地之  
功也王者无所勞於天下而天下各得其治雖得其治然  
而莫知其為王者之德也霸者之道則不然若世之惠人  
耳寒而与之衣飢而与之食民雖知吾之惠而吾之惠亦  
不能及夫廣也故曰其功異也夫王霸之道則異矣其用  
至誠以求其利而天下与之故王者之道雖不求利之所  
歸霸者之道不主於利然不假王者之事以接天下則天  
下孰與之哉

性情

情

性情一也。世有論者曰：性善情惡，是徒識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實也。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於外而存於心，性也。喜怒哀樂好惡欲發於外而見於行，性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彼曰：性善無它，是嘗讀孟手之書而未嘗求孟子之意耳。彼曰：性惡，无它，是有見於天下之以此七者而入於惡，而不知亡者之出於性耳。故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於物而後動焉。動而當於理，則聖也。賢也。不當於理，則小人也。彼徒有見於情之發於外者，為外物之所累，而遂入於惡也。因曰：情惡也。害性者情也。是嘗不察於情之發於外，而為外物之所感，而遂入於善。

者乎。蓋君子養性之善，故情亦善。小人養性之惡，故情亦惡。故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莫非情也。小人之所以為小人，莫非情也。彼論之失者，以其求性於君子，求情於小人耳。自其所謂情者，莫非喜怒哀樂好惡欲也。舜之聖也，象喜亦喜，使舜當喜而不喜，則豈足以為舜乎。文王之聖也，王赫斯怒，當怒而不怒，則豈足以為文王乎。卒此一者而明之，則其餘可知矣。如其廢情，則性雖善，何以自明哉。誠如今論者之說，無情者善，則是若木石者尚矣。是以知性情之相須，猶弓矢之相待而用。若夫善惡，則猶中與不中也。曰：然則性有惡乎。曰：孟子曰：養其大體為大人，養其小體為小人。揚子曰：人之性善惡混，是知性可以為惡也。

勇惠

世之論者曰惠者輕與曾者輕死臨財而不訾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取而君子之行也吾曰不然惠者重與勇者重死臨財而不訾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疾而小人之行也故所謂君子之行者有二焉其未發也慎而已矣其既發也義而已矣慎則待義而後決義則待立而後動蓋不苟而已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言動者賢不肖之所以分不可以苟爾是以君子之動苟得已則斯靜矣故於義有可以不與不死之道而必與必死者雖衆人之所謂難能而君子未必善也於義有可與可死之道而不與不死者雖衆人之所謂易出出君子未必非也是故尚難而

賤易者小人之行也無難無易而惟義之是者君子之行也傳曰義者天下之制也制行而不以義雖出乎聖人不能亦歸於小人而已矣李路之為人可謂賢也而孔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夫孔子之行惟義之是而子路過之是過於義也為行而過於義宜乎孔子之無取於其材也勇過於義孔子不取則惠之過於義亦可知矣孟子曰可以與可以無與也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傷也勇蓋君子之動必於義無所疑而後發苟有疑焉斯無動也語曰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君子之行當慎處於義爾而世有言孟子者曰孟子之文傳之者有所誤也孟子之意當曰無與傷惠無死傷勇嗚呼蓋亦弗思而已矣

仁智

仁者聖之次也智者仁之次也未有仁而不智者也未有智而不仁者也然則何智仁之別哉以其所以得仁者異也仁吾所有也臨行而不思臨言而不擇發之於事而無不當於仁也此仁者之事也仁吾所未有也吾能知其為仁也臨行而思臨言而擇發之於事而無不當於仁也此智者之事也其所以得仁則異矣及其為仁則一也孔子仁者靜智者動何也曰譬今有二賈也一則既富矣一則知富之術而未富也既富者雖焚舟折車無事於賈可也知富之術而未富者則不得無事也此仁智之所以異其動靜也善之仁足以上格乎天下狹乎草木旁溢乎四夷

而吾之用不置也然則吾何求哉此仁者之所以靜也吾之知欲以上格乎天下狹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有時而置也然則吾可以無求乎此智者之所以必動也故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山者靜而利物者也水者動而利物者也其動靜則異其利物則同矣曰仁者壽智者樂然則仁者不樂智者不壽乎曰智者非不壽不若仁者之壽也仁者非不樂上不足以盡仁者之盛也能盡仁之道則聖人矣然不曰仁而目之以聖者言其化也蓋能盡仁道則能化矣如不能化吾未見其能盡仁道也顏回次孔子者也而孔子稱之曰三月不違仁而已然則能盡仁道者非若孔子者誰乎

君子所求於人者薄而辨是與非也無所苟孔子罪宰子  
曰於子與何誅罪冉有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二子得  
罪於聖人若當絕也及為科以列其門弟子取者不過數  
人於宰子有辭命之善則取之於由求有政事之善則取  
之不以其不善而廢其善孔子豈阿其所好哉所求於人者  
薄也管仲功施天下孔子小之門弟子三千人孔子獨稱  
顏回為好學問其餘則未為好學者閔損原憲曾子之徒  
不與焉冉求宰我之得罪又如此孔子豈不樂道人之善  
哉辨是與非無所苟也所求於人者薄所以取人者厚蓋  
辨是與非者無所苟所以明聖人之道如宰子冉求

中述

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何  
也言人君之有五事猶天之有五物也天之有五物一極  
備凶一極無亦凶其施之小大緩急無當其所以成物者  
要之適而已人之有五事一極備凶一極無亦凶施之小  
大緩急亦無當其所以成民者亦要之適而已故雨暘燠  
寒風者五事之證也降而萬物悅者肅也故若時雨然升  
而萬物理者又也故若時暘然哲者陽也故若時燠然謀  
者陰也故若時寒然睿其思心無所不通以濟四事之善  
者王也故若時風然征則蕩故常雨若僭則亢故常暘若  
豫則解緩故常燠若急則縮栗故常寒若冥其思心無所  
不入以濟四事之惡者蒙故常風若也孔子曰見賢思齊

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君子之於人也同常思齊其賢而以其不肖為戒况天者固人君之所當法象也則質諸彼以驗此固其宜也然則世之言災異者非乎曰人君固輔相大地以理萬物者也天地萬物不得其常則恐懼脩省固亦其宜也今或以為天有是變必由我有是罪以致之或以為災異自天事耳何豫於我上知脩人事而已蓋由前之說則蔽而憇由後之說則固而急不蔽不憇不固不急者亦以天變為已懼不曰天之有某變必以我為某事而至也亦以天下之王理考吾之失而已矣此亦念用庶證之意也土省惟歲鄉士惟月師尹惟日何也言日王至于師尹猶歲月日三者相繫屬也歲月日有常而之不得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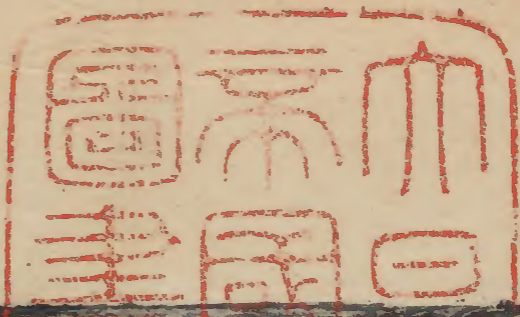
得列其善則士之難全者衆矣惡足以取人善乎如管仲無所貶則從政者若是而止矣十子之徒皆稱好孝則好孝者若是而止矣惡足以明聖人之道乎取人如此則吾之自取者重而人之所處者易明道如此則吾之與人其所由可知已故薄於責人而非匪其過不博於論人所以求其全聖人之道本乎中而已春秋之旨豈易於是哉

行述

適

古之人僕上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而曰吾以學孔子者惑矣孔子之始也食於魯上亂而齊上大夫欲害已則反而食乎魯上受女樂不朝者三日義不可以留也則烏乎之曰甚矣衛靈公之無道也其遇賢者庶乎其猶有





禮耳於是之衛也靈公不可與處也於是不暇擇而之曹  
 以適于宋鄭陳蔡衛楚之郊其志猶去衛而之曹也老矣  
 遂歸于魯以卒孔子之行如此烏在其求行道也夫天子  
 諸侯不以身先於賢人其不足與有為明也孔子而不知  
 其何以為孔子也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僕也然  
 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是沽也子路曰君子之仕行其義  
 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蓋孔子之心云耳然則孔子無意  
 於世之人乎曰道之將興歟命也道之將廢歟命也苟命  
 矣則如世之何

新刊臨川先生文集卷之六

十七

